



果园史话

陕西人民出版社

www.duxiu.com

北京四史丛书(6)长纓紧握卫山河 «北京四史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4 10/16·插页: 2·字数: 86,000

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0册

统一书号: 10071·759

定价: 0.30元

前 言

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编写出一大批家史、村史、社史、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受残酷的剥削和痛苦的煎熬，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另一方面，他们也从未屈服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这些史料，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

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重道远。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经常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才能不忘过去，永不忘本；才能热爱今天，创建将来。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才能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继续艰苦奋斗，肩负起接班人创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经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编写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特从本市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

中選出一部分，編成《北京四史叢書》，陸續出版，作為北京市的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材料。由於編寫者水平所限，加上這項工作在目前還是個新課題，這套叢書的缺點與錯誤一定難免。我們熱烈地期望廣大讀者能把讀後意見告訴我們，以便今後把這套叢書編得好些再好些。

編者

目 录

- 长缨紧握卫山河·····(1)
——焦庄户民兵斗争简史
- 阳春永驻四季青·····(41)
——四季青公社温室蔬菜生产队队史片断
- 塞外红花向阳开·····(90)
——记延庆县康定公社太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杜莲英
- [附录]
- 北京郊区“今昔对比”民歌选·····(125)

长纓紧握卫山河

——焦庄戶民兵斗争簡史

焦庄戶村位于北京郊区順义县东北部的歪坨山下，是龙湾屯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现在全村有二百六十二戶，一千二百四十口人。村子东面和北面山巒起伏，村西有金鸡河由北向南流过。河水灌溉着村西的大片土地，村东的揚水站把东干渠里的水引上几丈高的山坡，这个过去十年九旱的地方，现在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平均亩产已经从解放初期的一百四十斤跃增到一九六三年的四百零一斤，达到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亩产四百斤的要求。村里队队养猪，戶戶养猪，一九六三年平均每人养猪达一点六头，成为北京市先进养猪集体。

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社員的生活也不断的提高。解放后全村新建房屋一千二百多間，架起了电綫，安上了电灯。村里，一排排新建的房屋，一条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每个社員戶院落里都有整齐的猪圈和羊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焦庄戶人民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是他們多年艰苦奋

斗、流血牺牲换来的。饱受地主恶霸残酷剥削和日寇伪军残暴蹂躏的焦庄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了武器,建立了人民武装,先后同日寇、伪军、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进行过上百次的战斗。他们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破击战等,狠狠地打击敌人,赢得了巨大的胜利。英雄的焦庄户人民在斗争中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立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功绩,获得了顺义县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第一堡垒”的光荣称誉。

一、大地风雷起 抗日烽火燃

抗日战争以前,焦庄户村有一百九十多户人家,约三千多亩土地,占全村户数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却霸占了两千亩地,他们用地租、高利贷和雇工的方式残酷地盘剥农民。外号叫“铁村政”的村长焦俊珍是地主恶霸的政治代表,他巧立名目,勒索群众,任意处罚、打骂和扣押农民。一九三五年日寇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寇、伪军经常来村要人要粮派款,强取豪夺,无恶不作。贫苦农民的生活本已无法维持,这下子更活不下去了,有的流落街头沿村乞讨,有的卖儿卖女,外出逃荒。可是,旧社会到处是一片黑暗,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呢?

焦庄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怀着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盼望着翻身的一天。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在全国燃烧起来了。一九三八年六月,

我晋察冀軍区的一支挺进支队，挺进平北、冀东，在平谷、薊县一带，創建了盘山抗日根据地。焦庄戶离盘山根据地不远，距号称“第二盘山”的駐馬庄不过十里地，是盘山根据地的西北前哨，是从东部山区根据地向西部平原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因此，开辟焦庄戶，对于巩固和发展盘山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年的秋天，挺进军的一支部队約八十多人来到焦庄戶开辟工作。他們住在貧苦农民家中，热情地为老乡担水扫院、医治疾病，向他們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减租减息政策。广大貧苦农民听了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紛紛議論說：“穷人的救星来了，这回出头的日子可到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就被鼓动起来，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

当时，焦庄戶属于我冀东平(谷)、三(河)、薊(县)联合县第四区。区长和区委书记等干部經常来村深入群众中，开展抗日活动。但是表面上仍保留伪政权，以应付敌人。从此，焦庄戶就成为抗日游击区。

馬福是我武装工作队 in 村里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家中十分貧苦，地无一壠，房无一間，童年时要过飯，十四岁起就給地主扛活。为生活所逼，曾跑过口外，經常挨饿受冻，过年时連个饽饽都吃不上。在天津“租界”上当搬运工时，整天給洋人背三四百斤重的貨箱，压得腰弯背駝，每天也只能混上两頓玉米餅子。四十多年的苦难生活，在他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旧社会、仇恨階級敌人的火种，經過党的教育和培养，階級觉悟迅速提高。他对抗日工作积极

热情，担任村长后，化名“老统一”，和村干部韩子忠、焦广等人积极领导村里的群众给八路军做鞋做袜、运粮运草，掩护干部、照顾伤员；还经常到附近的大小北坞、丁甲庄、唐洞、茶棚等村去联络送信，筹粮备款，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大大地鼓舞了这一带群众的抗敌意志。

焦庄户的抗日活动，引起了龙湾屯日寇和警备队的注意。日寇和警备队经常来焦庄户搜捕抗日干部，闹得很凶。为了蒙蔽敌人，坚持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开展抗日活动，马福和村里的基本群众想出一计。马福平时不在公开场合出现，让家属扬言说他死了，在村外堆起假坟，还假装为他披麻戴孝。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天，龙湾屯的日寇和一些警备队来村里进行“清乡”，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南头一个大场上，按户口册子上的名单查人，并指名要马福。群众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说：“马福已经死了，到哪儿去找？”有的人指着马福的家属冲着鬼子和警备队说：“你们看，那披麻戴孝的就是他的家属。”翻译和鬼子官儿嘟囔了一会，又问：“马福葬在哪里？”群众指着村外的一座新坟说：“看不见吗？那就是他的坟。”鬼子和警备队，只好空手走了。

敌人搜捕不到我们的干部，就改变方法，派许多汉奸特务跟踪追捕。有一天，汉奸特务李宝让、张怀德探知马福没有死，就跟踪追到唐洞住下了。夜间，马福和唐洞民兵干部张敬贤等人把这两个坏蛋逮住，拉到山沟里枪毙了。又一次，伪军的一个班长馮德臣和狗腿子伍一子听说马福到了唐洞，就带着一伙伪军直扑唐洞，从唐洞、南坞、树行、张中

場、史中場一直追到焦庄戶，也沒有見到馬福的影子。过了些日子，馬福和张敬賢等几个人，在一个西瓜地里逮住了伍一子，把他拖到山沟里砸死了。消灭了这些走狗，挖掉了敌人的耳目，馬福他們的活動就更方便了。

但是，由于他們整天东跑西奔，既要躲避敌人的搜捕，又要积极开展活动，因此深深感到沒有武器是很难进行工作的，于是他們决定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当时龙湾屯的日寇常常分成小股到附近村庄骚扰，每一小股的人数不多。馬福和张敬賢想，如果能搞到两支土枪，就可以伏击小股日寇，从鬼子手中夺取武器。可是，土枪又从哪儿来呢？他們琢磨来琢磨去，忽然想到和尚庙里有两支“大抬杆”，便去弄了回来；又从別处弄来了几包火药，找了一些破犁鏵砸成碎鉄。馬福和张敬賢拿着两支“大抬杆”，装好火药和碎鏵鉄，准备打伏击。

有一次，馬福和张敬賢、焦广、焦芬四个人合計好繼監視民工挖“治安壕”的三个伪軍的枪。傍晚，民工們收了工，这三个伪軍背着枪，拉开了距离，懶洋洋地由东向西走去。馬福他們每人拿着一把套猪用的鈎竿子，迎着伪軍走来，走在前面的两个伪軍沒有問話，擦身过去了。第三个家伙很狡猾，看見他們神色不对，就立刻端着枪喝問：“干什么的？”“赶猪的。”“哪村的？”“焦庄戶的。”张敬賢、焦广和焦芬正想动手，馬福看見前面的两个伪軍都已端着枪轉过身来，他赶忙向张敬賢等使了一个眼色，假装客气地冲着伪軍打了个招呼：“咱們晚上見吧！”这次又沒夺到枪。

馬福等同志迫切地要求武装自己，并没有因为两次失败而打消搞枪的念头。大家想买枪，又没有钱。后来馬福想起敌人曾在村北井里擲进去两颗手榴弹没炸，可以用。大伙就把井掏干，起出了手榴弹。焦广想起他给一家地主扛活时，曾见过东家把一支撅子埋在茶棚的一道土坎子里，就去起了回来。过了几天，张敬贤又搞来了一支撅子。这一下大伙可高兴啦，他们马上请妇女给做了精致漂亮的枪套和手榴弹袋，又给土枪系上红穗子，挂在身上，十分威武。从此，大伙儿坚持斗争的劲头更大了。

二、組織人民武装 粉碎“清乡”、“扫荡”

建立武装

敌后群众热火朝天的抗日活动，使得鬼子坐卧不安。日寇为了巩固占领地区，在华北建立所谓“大东亚兵站基地”，妄图长期进行侵略战争，便接连不断地在华北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清乡扫荡”，企图消灭抗日武装，扑灭群众的抗日火焰。

驻扎在龙湾屯的日寇经常出来“清乡”、“扫荡”，并且向附近各村要人要粮，建筑碉堡，架设电线，挖“治安壕”。日寇知道焦庄户有抗日干部活动，便接连几次到焦庄户“清乡”，先后杀死了焦玉、焦俊发、韩整等十几名无辜农民，欠下了一笔又一笔的血债。

日寇的“清乡”十分频繁、残酷，不仅干部无法开展工作，就是群众也难活下去。在这种形势下，上级党考虑到，要保住焦庄户地区，就必须要在焦庄户建立起坚强的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才能粉碎日寇的“扫荡”，保住群众的生命财产，坚持抗日斗争。一九四二年焦庄户已经有了七个共产党员，便正式建立起党支部。党支部建立后，便着手发展和整顿民兵组织。第二年春天以原来的二十多名武装群众为骨干，把全村的青壮年分编成两个民兵中队。第一中队全是青年，有八十多人，收集了二十多支火枪和一部分手榴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仗；第二中队是壮年和部分老年人，负责站岗放哨。这一切都组织好以后，便由应付敌我双方的政权，改为人民政权，选举马福担任村长。从此，焦庄户由游击区发展为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武装斗争。

兴修地道

为了保障群众的安全，不让敌人抢到一粒粮、一寸布，按照上级党的指示，焦庄户党支部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衣服、物品转移到山沟里或埋藏起来。地里的粮食一成熟，就组织力量突击抢收，迅速运走。全村男女老少晚上都到离村不远的东山上去睡，白天下山照样生产。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他们在山上设立了“敌情标”（后来叫“消息树”），由民兵轮流放哨，监视敌人，以“敌情

标”倒或立表示有无敌情。还规定了一些暗语，如在白天发现日寇来了，就喊“誰的黃牛跑了？”如果傍晚发现日寇来了，就喊“該圈牛了！”一人喊出众人呼应，一会儿村里村外所有群众就都知道有了敌情，便迅速转移。焦庄戶人民采取这种办法对付敌人，使全村生命财产避免了不少损失。

但是这种办法并不很安全，如果敌人突然袭击，群众来不及转移，仍会遭受损失。正在大家琢磨办法的时候，区委书记来到焦庄戶，对馬福讲：“日本鬼子和警备队鬧得挺疯狂，你們可以找村边的大树棵底下或者墙旮旯底下挖个隐蔽洞，上边口要小，里边要大，万一敌人来了跑不及就躲进去。”馬福听了感到很好，就在夜里帶了几个民兵挖了一些小洞，洞口上横了一个小木棍，用碎柴草盖好。有一次，敌人来了，馬福藏在隐蔽洞里，可心里很不踏实，他想这洞要是被敌人发现，抓人不就象在籠里逮小鸡一样嗎？过后他找区委书记商量，决定把隐蔽洞扩展成为地道，即使敌人发现洞口，也能从另一个洞口跑出去。于是馬福組織了一些可靠的青壮年，从村里向西南方向挖，在村外修了一个隐蔽的洞口。这条地道的方向和敌人来的方向正相对，敌人万万料想不到我們的人敢朝着他們据点的方向跑，这样就便于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接着又从村里向北边村外挖了一条地道，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纵貫全村的地道干綫。有些人家从自己的屋里或院子里挖一条小洞，通向地道干綫。

后来，县里的干部向馬福介紹了別的地方在地道里装“翻板”的經驗。馬福听了觉得很妙，便领导村里的可靠群

众在地道里安装“翻板”。他们挖一段后，不再直着往前挖，而是往下挖一小段，再往前挖，接着又往上挖一段，然后再直着往前挖，使这段地道成了“凹”字形。在这一段的两头，各装上一块木板，旁边备有水缸和黄土，人进入地道过了这一段，可把木板盖上，再垫上土泼上水，把地道隔断，就不怕敌人用烟熏和放毒气了。从此，地道成了掩护群众、干部和伤员的有力工具。

地道修好了。一九四四年秋天，党领导焦庄户人民又进行了“减租减息”、“增资找价”的斗争，群众的情绪高涨，抗日的劲头更大了。当时敌人到处搜捕抗日干部，但到焦庄户来工作的县、区干部，从来没有发生过差错。因此，京东几个县的伤病员，很多都到这里来疗养，村里经常住着几十个伤病员。全村群众对伤病员照顾得无微不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守着伤员问寒问暖，做饭烧水，消毒换药，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在炎热的夏天，人们就坐在伤病员的身边，给他们摇扇子。有了敌情，就背着或抬着伤员送入地道里。时间稍微长一点，怕饿着他们了，就做好面条、米粥、鸡蛋，送进地道，一口一口地喂他们。就这样，焦庄户的群众使一批一批抬着来的伤员，没过多久，就又挺着胸膛，含着感激的眼泪，奔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焦庄户是平、三、蓟联合县的西部门户，是盘山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转运站，附近各村缴纳的粮草物资，常集中到这里。数以万计的粮食、数以千计的布匹，都经过焦庄户人们的手，安全地转送到抗日根据地。

焦庄戶的人民，为了爭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付出了許多心血和汗水！

巧战日寇

在反“清乡”、反“扫蕩”的斗争中，焦庄戶的人民和民兵不但用坚壁清野和地道来和敌人周旋，而且經常外出，以高度分散的“麻雀战”袭击和困扰敌人。

一九四三年秋，一天清晨，听说有七八个鬼子兵到了焦庄戶北面三里路的大北塢，焦庄戶党支部指示民兵前去袭击。民兵中队长馬文藻带着三十多个民兵刚出村不远就和敌人遭遇了。战斗开始以后，唐洞、七連庄的民兵百余人也赶来支援，他們除了土枪，还有一門“牛腿炮”，两个“抬杆”。人多了，火力强了，大伙儿向前猛冲，敌人招架不住，轉身就往回跑。民兵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大北塢。这次战斗大大鼓舞了民兵們的战斗意志，說明了土枪、土炮一样可以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

过了几天，区小队的张敬賢，来到焦庄戶找馬福，要焦庄戶的民兵协同区小队到密云县城东白岩村附近的公路上打埋伏，截击日寇汽車。中队长馬文藻立即帶領五个民兵同张敬賢一起去了，他們一共二十多人，到了目的地，在公路上埋了两顆地雷，就分別埋伏在公路兩側的谷子地里。从上午等到太阳偏西，才听到远处传来了汽車的馬达声，大伙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一会儿，过来了一辆汽車。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把日本鬼子的汽車摔进了道

旁的沟里。民兵和区小队員們一拥而上，打死了日寇一人，繳获大枪一支，子弹五百发，电台一部，还有許多其他物資，大获全胜而归。

为了配合游击队作战，箝制敌人，焦庄户的民兵展开了交通破击战，千方百计地破坏敌人的运输和通讯联络。

民兵們經常在夜間外出，到几十里远的密云、怀柔、顺义等地破坏铁路。每次出动十多人，分两三个组，拿着绳子、铁锹、大镐。他們分工合作，行动神速，有的放哨，有的起道钉、铁轨，有的搬枕木，叮哈噹唧地大干一阵就走。最初只是把道钉、铁轨和枕木抛在一旁，敌人很快就能修复。后来就把道钉、枕木扔到几里路之外，使敌人见不到踪影。民兵們还从部队里领来許多“黄蜂窝”炸药，放在铁轨下面，点了药捻就走，一会儿就听到“轰！轰！”的爆炸声，把铁轨、枕木炸得乱飞。

除了破坏铁路外，民兵們还經常破坏敌人的公路和桥梁。焦庄户南边有一条由平谷经过杨镇到北京的重要公路，敌人的军用卡车不断往来行驶。夜間，民兵們拿着铁锹、铁镐一起出动，几十步一组摆开长蛇阵，将公路拦腰挖成一道道横沟，遇到石头桥就将它拆毁，遇到木头桥就把它烧掉。至于锯电线杆、割电线的活动就更频繁了。搞得敌人經常是运输受阻，联络中断，不得不出动大批人馬加紧巡逻。但是焦庄户的民兵就象戴着“钻天帽”、穿着“入地靴”一样，来无踪，去无影，尽管鬼子伪軍一天巡逻无数遍，可还是避免不了民兵的破坏。

一九四三年冬，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日寇的力量大大削弱，加上焦庄户一带民兵的袭击困扰，龙湾屯据点里的日寇被迫撤到王泮庄，只留下四十多名警备队。我搞敌工工作的干部趁机进入龙湾屯，住在敌人的炮楼附近，进行瓦解敌军工作。到第二年春天，时机已经成熟，领导上决定缴他们的枪。一天区里先叫附近各村向伪军送假情报，说他们那里来了许多八路军。为使敌人相信，布置焦庄户的民兵在天黑以后全部集合起来，在村的南头面朝龙湾屯方向操练，大声喊着“一、二、三、四！”焦庄户和龙湾屯只隔二里地，伪军能清楚地听到操练的声音。到了半夜，村里民兵十二人带着十二支大枪，协同区小队把炮楼团团围住。自称八路军，喊话叫伪军缴械投降，敌人犹豫不决，民兵和区小队便一齐开火，枪声密集，敌人以为真来了八路军，被迫缴枪。伪军出来缴枪时，民兵和区小队用枪对准了这群家伙，出来一个缴一支枪。伪军们缴了枪以后才看清楚缴他们枪的不是八路军，而是民兵和区小队。

三、壮大武装力量 保卫胜利果实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焦庄户人民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人人笑逐颜开，奔走相告。

正当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卖国贼蒋介石却

在加紧磨刀，积极准备发动内战，阴谋篡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没过多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在顺义一带调兵遣将，招兵买马。地主武装“伙会”也纷纷组织起来。焦庄户的邻村龙湾屯、丁甲庄的汉奸、特务、伪保甲长以及反动地主富农，都摇身一变，又成了“伙会”的骨干。

一九四六年七月，这些“伙会”武装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盘据在顺义和潮白河以西的蒋匪军和“伙会”的活动也猖獗起来，不断向我河东解放区发动进攻和骚扰。当时，焦庄户南面的龙湾屯，北面的丁甲庄，西面的王泮庄，东边的鬃髻山都有敌人的据点和碉堡。焦庄户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特别是龙湾屯、丁甲庄等村的“伙会”同密云县国民党反动县政府勾结在一起，气焰十分嚣张，经常四出催粮、要款，任意吊打群众。

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焦庄户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把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起来的民兵进行了整顿，组成了一支八十多人的民兵队伍，由焦广、韩晓风任中队长，韩德生任指导员，从思想上、组织上重新武装了起来。县的领导积极支持焦庄户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又发给民兵大枪四支，地雷八箱，手榴弹四箱。从此，这支身经抗日烽火锻炼的人民武装力量，又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伙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

怎样对付敌人经常的骚扰破坏呢？民兵们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雷战，于是每天太阳一落，民兵就站在武装部的房顶上喊：“乡亲们，不要出村了，地雷组下地雷啦！”接

着，八个地雷组全部出动，在焦庄户村周围和进村的道口上布满地雷。不仅地下埋上地雷，在村边的栅栏门和房门以及树上都悬挂上地雷，星罗棋布，密如蛛网，把整个村子严密地封锁起来。

地雷种类很多，在村子的要路口上，埋的是连环雷，在栅栏门口埋的是拉线地雷，只要一推门扯动引线就会爆炸。为了防止敌人剪断明线地雷的引线，他们在明线地雷的坑底下钉上一个钉子，用很细的铁丝装一个新的引线，拴在底下的小钉子上，外面仍留一根引线拴在木桩上，当敌人将明线剪断拿起地雷时，暗线被拉动，敌人就会粉身碎骨。

地雷的阵势也是多种多样，有分散的，有集中的，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今天这么摆，明天又那么摆，天天有变化，叫敌人摸不到规律。

民兵们还常常在村边的大路上插一块木牌子，上面专写大骂敌人的话，如“地雷小，威力大，专崩‘顽军’、‘伙会’的脑袋瓜”，敌人一看到，就会怒冲冲地去拔，没想到底下有一个地雷和木板连着呢，于是“轰”的一声，敌人“报销”了。

焦庄户的民兵力量壮大起来，又展开了地雷战，吓得敌人不敢零零星星来村里捣乱，就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办法，企图消灭民兵，征服这个英雄的村庄。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从密云来了三十多个国民党匪军和“伙会”进犯焦庄户。这天，天刚蒙蒙亮，有的人刚刚起来做饭，有的人还在睡梦中，敌人就接近了村子，他们怕踏上地雷，不敢冒然进村，就从村外向村里射击。枪一响，民兵们就紧急集合起来，在队

长焦广的指挥下立即投入战斗。民兵馬文通等三人依托村边的房角和矮墙向敌人射击，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多数民兵从村西南隐蔽地摸出去，绕到敌人背后，对准正在进村的敌人射击。这时天还不亮，民兵刚用四支枪打了一阵排子枪，胆小如鼠的敌人以为中了埋伏，卡断了他们的后路，急忙扛起机枪，夹着尾巴狼狈逃窜。几十个民兵顺着大路乘胜追击，边打边喊：“缴枪不杀！”“抓活的！抓活的！”一直追到大北坞，看看天色大亮，才收兵回村。这次战斗打伤了两个敌人，缴获了几颗手榴弹，民兵和群众毫无损失，胜利的信心和战斗的情绪越来越高。

民兵们还经常配合县、区支队出去打埋伏。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的夜晚，圆圆的月亮挂在天空，大地一片沉寂。馬福、焦克纯、焦广、馬文藻等十几个人，悄悄地出了村，跟着县支队到了甲庄抓“伙会”。他们穿过一片片庄稼地，来到了甲庄村外，分成两伙，摸到了甲庄的南北两面，南边一打枪，十几个“伙会”就沒命地由南向北顺大路跑去。埋伏在北边的民兵和县支队，看见“伙会”跑近了，突然开枪，随后就一拥而上。敌人遭到突然袭击，一个个都蒙头转向，还没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当俘虏。这次战斗活捉了六个“伙会”，缴获了六支大枪。

民兵积极大胆的活动，使焦庄户的名声大震。吃了败仗的敌人，为了减轻责任，保持面子，常常夸大民兵的战斗力量。于是焦庄户的民兵被传说得神乎其神，不仅龙湾屯、王泮庄、丁甲庄的敌人不敢经常出来活动，就连密云的头军、“伙

会”也不敢輕易窺扰焦庄戶了。焦庄戶党支部，根据上級的布置，于一九四六年冬天，领导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这次运动，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成立了貧农团，选出扛长活出身的韓伯忠当貧农团主席，领导反奸清算，分配土地。村里的各个組織都在党支部领导下行动起来，民兵監視地主、富农的活动，維持治安，并准备打击敢来进犯的敌人；妇联动員广大妇女积极参加运动；儿童团也上街宣传，站崗放哨。地主恶霸看到組織起来的群众，看到民兵的枪杆子晃来晃去，吓得他們不敢再耍花招了。因此，运动搞得比較彻底，广大貧苦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和房屋，从此摆脱了受奴役受剝削的地位。

土地改革以后，焦庄戶广大农民的階級觉悟大为提高，生产支前热情空前高涨。翻了身的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彻底打垮蔣介石的进攻，解放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參軍支前热潮。广大貧苦农民积极交公粮，黑夜白日地打場碾米送到前綫。不少人經常在外面，給前綫运粮、运草，抬担架，送伤员，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妇女在家昼夜做鞋、做袜，努力生产，支援前綫。青年踊跃报名參軍，全村先后参加区小队、县支队和解放軍的就有三十多人，他們保持了焦庄戶的光荣，在战斗中非常勇敢，在敌人面前坚貞不屈。民兵蕭永順参加了解放軍，在錦州外围战斗时被炮弹震聋了耳朵，仍坚持参加攻城，立了一大功。老民兵韓德庆参加了区小队，有一次去龙湾屯执行偵察任务，被敌人发觉围住，他单枪匹馬坚持战斗，子弹打光了就和冲上来的敌人

撕打，終因寡不敌众被俘。敌人对他烟熏火烤，非刑吊打，逼問我方情况，韓德庆咬紧牙关只有一句話：“不知道。”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毒打，最后用烧紅的铁筷子燙他，他回答的还是“不知道”；敌人在这个不畏强敌、不屈不挠的人民子弟兵面前，束手无策。后来，由我方的内綫关系把他救了出來。

四、“人民第一堡垒”

插在敌人心脏

地下长城

焦庄戶的民兵不但配合县、区武装袭击敌人的据点，也常常到邻近的村庄去帮助农民兄弟抓恶霸、斗地主，吓得附近各村的恶霸地主心惊胆颤。頑軍“伙会”对他們是又恨又怕。敌人要出动大兵洗劫焦庄戶的消息不断傳出。上級党委也考虑到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指示焦庄戶党支部要教育群众和民兵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以应付敌人更大規模的进攻。

焦庄戶党支部认真貫徹了上級的指示，組織全村人民，利用农闲時間把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地道加以重修扩大，利用它来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广大群众，尤其是干部和民兵对地道的好处早有体会，他們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由老村长馬福帶領，夜以继日地赶修地道。地道工程进行得很紧张，組織得很严密。青壮年在底下挖，老人



和妇女赶着毛驴往外倒土，儿童們在村边路旁站崗放哨，不叫外人进村，以免泄漏地道的秘密。为了轉移敌人的注意力，掩护群众修地道，民兵們还不断在夜間到敌人据点跟前打几枪，叫喊一陣，鬧得敌人蒙头轉向，疲于应付，不能外出活动。从一九四六年年底开始，經過两个多月的昼夜苦战，地道终于挖好了。这条地道南通离村三里的唐洞，北达离村三里以外的大北塢，村內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形成一个全长約二十三华里的地下长城。

地道經過重修，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修筑了許多战斗設施，人們在地道內不但能活动，而且能隱蔽地打击敌人。全村大部分群众家里都有出入口，不論什么時間发生敌情，人們都可以随时进入地道。每个出入口都隱蔽得非常巧妙，有的在炕头上，有的在鍋底下，有的在門后边，还有的在佛龕里……，敌人很难发现。地道里設有“會議室”，干部可以在里边开会或指揮战斗。在村边和村里的要路口，还修了七个地堡同地道相連。临街的地道都有暗枪眼，这种暗枪眼和普通的石头牆縫一模一样，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即使敌人占領了村庄，民兵也可以在地道里射击地面上的敌人。如果敌人胆敢进入地道，就在“翻板”旁站一个民兵，手拿一根木棒或一块石头等待，只要敌人钻过“翻板”，一露头就会被民兵击毙。地道里有“容人室”，可以在里边休息。有放吃的地方，有盛水的水缸，还有气眼、廁所。同时地道还和水井連着，敌人要長時間占村子，群众可以从地道里去打水。焦庄戶村西有一条金鸡河，为了防止敌人

用水龙引水灌地道，根据本村东面高西面低的地形特点，在西边地道里又挖了一条泄水沟。这样水不但流不到东边，就是西边地道里的水也不会超过脚面深。为了在紧张的时刻掩护革命干部，坚壁重要物资，在地道里边还挖了一些干綫密洞，这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秘密的秘密”，在敌人进攻时，就把给我军准备的粮食和物资掩藏在里边。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年月里，焦庄户民兵利用地下长城，巧妙地同敌人展开了斗争，巩固了焦庄户革命政权，保卫住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連挫强敌

地道刚修好不久，敌人大规模的进攻就开始了。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天还没亮，“伙会”二百多人再一次围攻焦庄户。这时焦庄户已有武装民兵四十多人，武器多了，作战经验丰富了，又修好了地道，做好了战斗准备，尽管敌人来势凶猛，焦庄户人民和民兵也毫不惧怕。一发现敌情，民兵就进入了地堡，各守岗位，准备战斗，群众也下了地道。拂晓，敌人冲了上来，可是看不见一个人，民兵在地堡里对敌人的行动却看得清清楚楚，等敌人走近了，他们一齐射击，并连续扔出了几颗手榴弹和手雷。经过一阵猛打，“伙会”见民兵火力太硬，知道得不到便宜，就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敌人吃了败仗，十分恼火，进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兵力越来越多。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十七日），敌人又来攻打焦庄户。这天清晨，人们吃过早饭，刚要下地

干活，忽然东南小山頂上的“消息树”倒了下來。人們知道有敵情，便急忙收拾好東西進入了地道，民兵也很快地集合到村東北角大廟里的武裝部，做好了戰鬥準備。十點鐘左右，“伙會”三百多人氣勢洶洶地從北、東、南三面圍攻上來，在東南小山上還架起兩挺機槍。民兵當時有七十多人，有十三支大槍，還有一些土槍、手榴彈和手雷。面對着強大的敵人，民兵一個個精神抖擻，嚴陣以待。為了有效地殺傷敵人，遠了就不開槍，等到敵人沖到跟前，就用步槍、土槍、手榴彈、手雷等一齊猛烈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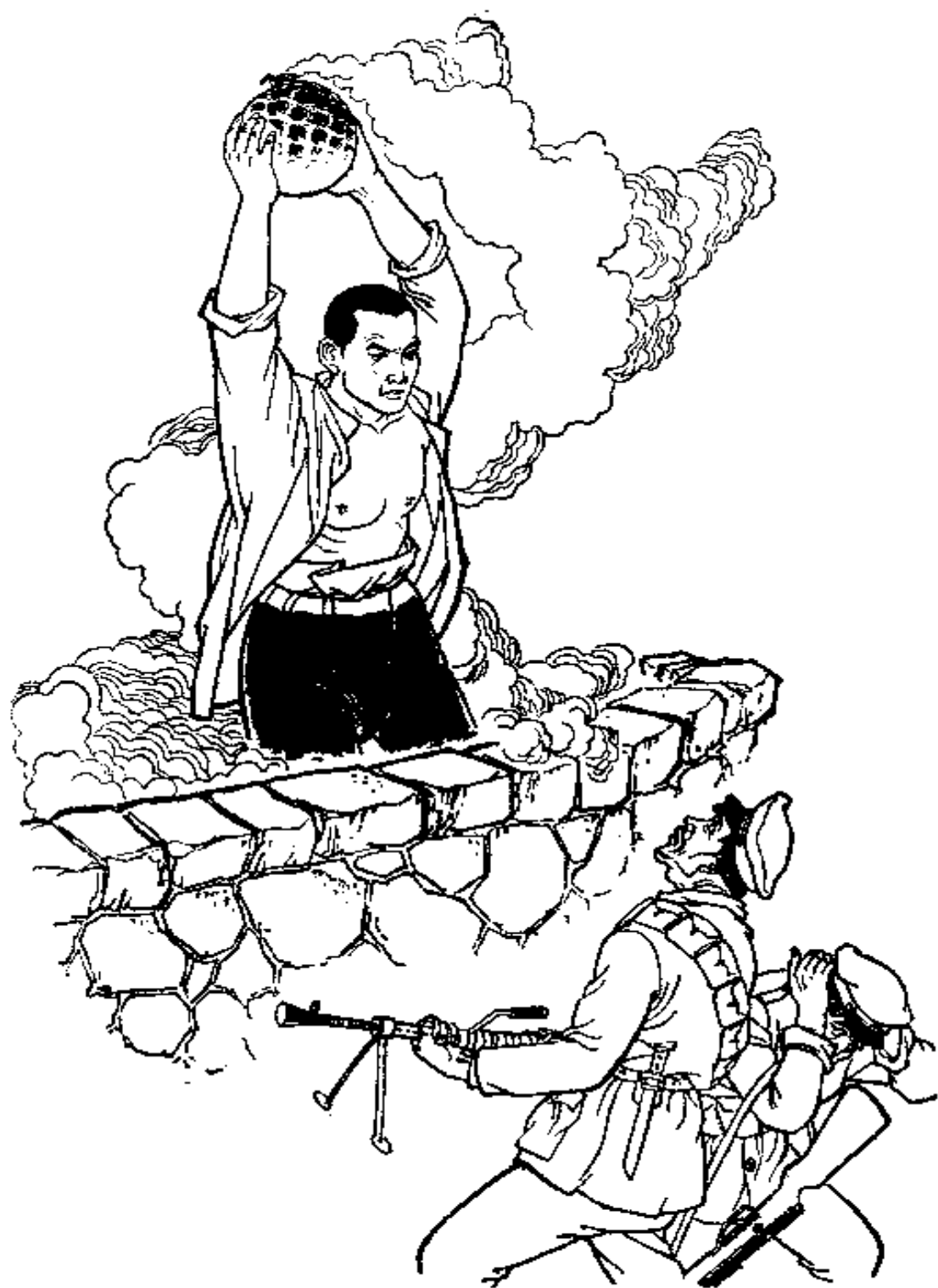
民兵小隊長馬文通和民兵蕭永順、馬先等人，頂住了東面攻上來的最大的一股敵人。一個“伙會”已經爬到離村只有幾十米的地方，馬文通用槍對准了他，這家伙剛一抬頭，就“噹”的一聲中彈倒下。有幾個“伙會”沖上來，又被馬文通等人扔出的手榴彈撂倒了。在南面地堡里堅持戰鬥的民兵焦繼、韓德會，看見敵人上來了，就去拉掛在樹上的地雷的引線，可惜繩子斷了，沒有爆炸。這時，敵人已逼近村莊，連叫罵聲都能聽見。中隊長李永生一聲令下，民兵們將手榴彈、手雷一齊拋出，彈片四處飛濺，又炸死了六七个“伙會”；敵人頓時亂成一團，好象炸窩的野鳥，到處亂碰。敵人的進攻又被民兵打退了。到了中午，敵人來了增援部隊，進攻越來越瘋狂，民兵寡不敵眾，為了保存力量，主動向村內武裝部轉移。民兵邊撤，敵人邊沖，這時大部民兵已撤入武裝部的地道，只有馬文通等幾個民兵仍留在外面和敵人廝殺。馬文通在武裝部牆角里跳上土堆，看見牆外一大群“伙會”蜂

拥而上，有一个敌人还端着一挺机枪，眼看敌人就要翻墙入院了，可是馬文通的子弹、手榴弹已經打完。在这千鈞一发之际，他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心里想的只有消灭敌人，夺取机枪，保卫武装部，便不顾一切地拿起身边一个六斤多重的地雷，准备扔出牆外，炸死敌人。不幸刚举到头上，地雷就爆炸了，馬文通壮烈牺牲。

馬文通的英勇行为，惊呆了牆外的敌人，他們半天沒敢再往上冲。过了很长时间，敌人才贼头贼脑地全部偷偷摸进村。可是看不见一个人，敌人恼羞成怒，便大肆放火、搶掠，将武装部所在的娘娘庙一把火烧燬，接着又把馬福新盖的房子点着，还点着了学校的两間教室和其他民房，共四十多間，把堆放在場院里的谷穗、黃豆、玉米和柴草也全給烧了，强盜們分头闖进各家，翻箱倒柜，乱搶乱拿。敌人尝过焦庄戶地道的厉害，不敢在村內久留，在大烧大搶之后，便把搶来的物品連同他們的死尸，人挑馬馱地滾回去了。这次战斗，民兵共打死、打伤匪軍十六人。

战斗结束后，焦庄戶的群众和民兵，为馬文通烈士举行了追悼会。

馬文通在童年的时候，由于飽受苦难，心里埋下了对地主恶霸的阶级仇恨，以后我們的干部常住在他家里，給他讲些革命道理，觉悟提高很快，十几岁就当上了民兵，打仗非常勇敢。有时打仗，别的民兵說他年紀小，不让他去，他总是硬跟上，人們都說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群众称誉他为民兵英雄，并把他的灵



柩安葬在村东的歪坨山下,让他永远向着太阳,与青山共存。

人 民 堡 垒

英雄的焦庄户人民和民兵,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家乡,保住了革命政权,成为盘山根据地的有力屏障。他们单独或配合部队,与日伪军、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和地主武装“伙会”进行过大小一百五十多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百余名,俘虏四十余名,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在频繁的战斗中,他们边打仗、边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顺义县人民政府为表彰英雄的焦庄户人民和民兵的功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授予焦庄户“人民第一堡垒”的光荣称号,并赠送了书写着“人民第一堡垒”六个大字的红旗。焦庄户的人民和民兵,怀着庄严和激动的心情接受了党和政府的奖励。

在这面红旗的鼓舞下,全村群众斗争意志更加坚强,一致表示要和敌人坚决干到底。老村长马福带领全体民兵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准备,他们大干三天三夜,将敌人炸燬的地堡修复,又在敌人烧燬的娘娘庙废墟上,修建起一座大炮楼。炮楼有五层,高四丈五尺,每边长一丈五尺,每层都有八个枪眼。炮楼用大石块和土坯砌成,有三尺多厚,不怕手榴弹的爆炸和机枪、步枪的射击。炮楼同地道相通,便于随时调动兵力。在炮楼上可以监视周围匪徒们的动静,丁甲庄、龙湾屯等处的敌人,只要到焦庄户来,就会很快被民兵发

現。这座大炮楼就象一个鋼鐵的巨人，高高地站立在焦庄戶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人民第一堡垒”的紅旗，飄揚在炮楼的上空。人們觉得这面紅旗比歪坨峰更高，更壮丽；同时也知道这面紅旗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用烈士的鮮血染紅的，必須握紧枪杆子，保卫它。这时焦庄戶的民兵已扩大到一百多人，由于加强了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战斗力越来越强，吓得敌人几个月沒敢再来騷扰，就連敌人专门組織到解放区来进行暗杀、搶劫活动的“摸瞎队”，也不敢进焦庄戶。他們每逢經過焦庄戶时，在村边就狼嚎似地叫喊：“民兵們，別打枪，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不断地向民兵求饒，繞道而过。

敌人不来，焦庄戶的民兵就主动出击，到处进行“卡私”^①活动，阻截敌人的运输队，搜繳敌人的弹药和粮食，补充自己，困扰敌人。这一年的冬天，民兵几乎天天出去打埋伏，有一天，三十多个民兵在村西头大路旁剛埋伏好，听見南边牲口蹄子的声音越来越近，快要到跟前时，民兵們一齐喊：“站住！”押送的几个“伙会”知道又是焦庄戶的民兵“卡私”，急忙把粮食从牲口背上推下，翻身騎上牲口就往回跑。就这样，民兵繳获了“伙会”搶来的十八驮粮食（每驮一百五十斤）。

二 月 激 战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人民解放軍轉入反攻，蔣介石軍

① “卡私”：拦截各村地主政权为反动政府和“伙会”交納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队在各个战场上接连吃了败仗。敌人越接近死亡，就越疯狂地挣扎。盘据在顺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为了保持他们的统治地盘，更凶恶更频繁地向我解放区窜犯。焦庄户这把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便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密云县伪县长朱月川，是龙湾屯的大地主，早就恨透了焦庄户的人民，可是他尝过焦庄户民兵的厉害，知道派自己的“伙会”武装再去，绝对讨不到便宜。于是，他就去找驻在密云一带的国民党匪军六十三师，要求出兵消灭焦庄户一带的人民武装。为了说动匪军多出兵，他免不了把焦庄户人民和民兵的力量夸张一番，又说那一带还驻着解放军。

对敌人要来焦庄户一带“讨伐”的事，县委已得到情报，便派几位负责干部来到焦庄户一带，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和民兵粉碎敌人的进攻。他们到焦庄户后，与干部们进行了研究，决定争取主动，先发制人，派老村长马福和治安员马文藻，带领民兵分头摸进龙湾屯、丁甲庄，抓了十几名反动地主和伪保长，打死了“伙会”头子周廷良，挖掉了敌人的耳目，防止这些家伙同敌人勾结。同时，指示各村民兵加强战斗准备。阴历正月十七日，又调七连庄、唐洞等村民兵约二百人，分头去龙湾屯、丁甲庄等地埋伏，以便牵制敌人，减轻敌人对焦庄户的压力。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阴历正月十九日），敌人对焦庄户进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这是焦庄户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匪军六十三师伙同密云、通县、怀柔、顺义的“伙会”武装，带着轻重机枪等大批武

器弹药，向焦庄户一带压了过来，其中直接攻打焦庄户的就有一八百多人。敌人来势很凶，东到八里以外的葫芦峪，西到二十里的韩辛庄，东南到十八里的王会，西南到十五里的徐庄，都有敌人活动，在北边还架了一条通丁甲庄的专用电线。

二月二十八日凌晨一点左右，敌人就到了焦庄户附近，远远地就开了枪。县的干部听到枪声后，指示民兵中队长韩晓风、指导员韩德生等迅速进行具体布置，作好战斗准备。

夜间敌人害怕陷入民兵的地雷阵，没敢进村。拂晓，敌人才慢慢地向村边蠕动。天还黑呼呼的，敌人就逼近了村庄，东北面的敌人距武装部大炮楼不过六七十米。

战斗开始了。东北面的敌人首先进攻，一步一步地逼近武装部。有病在家休息的马文藻听到枪声以后，急忙拿起枪来奔向大炮楼，一出门正碰上一个匪军，这家伙生怕踏响地雷，象丢了什么似的正低着头在地上仔细寻找呢，冷不防马文藻已到了跟前，一枪将敌人打倒。这时，在武装部炮楼上的民兵也打起来，民兵小队长韩德族，看见几个敌人已冲到炮楼跟前，立即抛出几颗手榴弹，把敌人炸得死的死、逃的逃。这时，村东边的敌人打着一面褪了色的青天白日旗，黑压压地扑了过来，匪徒中有一个人用嘶哑的嗓子喊：“缴枪！”“缴……”第二个“枪”字还没有喊出来，民兵们就把准备好的手榴弹投了过去，在一阵爆炸声中敌人又退了。

西面的敌人也发动了攻击。子弹一阵一阵地象雨点似的向炮楼射击，打在炮楼上，掀起一股股白烟，但炮楼仍象

巨人一样矗立在敌人面前。在机枪掩护下，敌人冲到炮楼跟前了，民兵们沉着地掷出手榴弹、手雷，有的在敌人脚下爆炸，有的在敌人头上爆炸。炸得敌人屁滚尿流地跑了回去。

南面的敌人也冲上来了。十字街地堡里的民兵队长韩晓风、老村长马福和民兵焦克军等，顶住了这伙敌人。一个匪军连长右手拿着驳壳枪，左手拿着文明棍，正在指手划脚地督战，被地道内的民兵焦克军一枪击毙，其余敌人慌忙趴在地上或躲到墙边，手里拿着枪却不知道往哪里打。攻到小庙台附近的一群敌人，踩响了地雷，一下死伤了五六个。东南小山上的敌人的两挺机枪也冲到村南，民兵焦克生对准敌人就打，为首的一个应声倒下，敌人见情况不妙，扛起机枪退到墙后边去了。民兵的情绪越打越高，他们在地道内想打就打，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弄得敌人蒙头转向，心惊肉跳。民兵焦克生，在地堡内接连打退敌人几次进攻，高兴地哼起了小曲。

敌人接连不断的冲击都被民兵击退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凶恶的敌人见打不下焦庄户，就又陆续增加了约六百人，并调来几门大炮集中力量攻打武装部的大炮楼，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县里干部见敌人很疯狂，火力又猛，叫民兵们赶快退出大炮楼，民兵刚从第四层炮楼下来，敌人一发炮弹打塌了第五层。民兵焦现才正在炮楼附近坚持战斗，不幸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旁，焦现才同志光荣牺牲。后来敌人又打硫磺弹、燃烧弹，炮楼周围烟雾弥漫，炮楼里边的民

兵被烟熏得喘不上气来，才全部撤入地道。

下午两点左右，敌人付出了四五十人的伤亡以后，占领了村庄，但对地道内的民兵仍无计可施。傲慢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焦庄户，百十个拿着土旧武器的民兵，竟打得他们落花流水。他们碰了钉子，恼羞成怒，便使出了惯用的卑鄙手段，把喽囉们分成抓鸡组、逮猪组、放火组、抢东西组，大肆烧抢洗劫焦庄户。敌人放火烧了八百间房屋，烧毁和抢走三十多万斤粮食，赶走一百二十五头驴，四百五十多口猪，三百多只羊，和大批家禽、衣服、被褥、家具等，甚至连挑水的水桶都抢走了，不能带走的東西，都统统砸碎、烧毁。天黑以前，敌人用二百多辆大车和八辆卡车，装满了抢劫的东西和自己人的死尸，垂头丧气地走了。

这次战斗是对焦庄户人民和民兵的严重考验，也是对人民武装力量的大检阅。我们的一百三十多名民兵，凭着七十来支大枪、土枪和一些手榴弹、手雷、地雷等武器，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敢于同有现代化装备的一千四百多名“顽军”、“伙会”战斗，而且坚持到最后胜利。

紅旗不倒

敌人走后，民兵和群众从地道里出来一看，村子变了模样，到处都是灰烬和瓦砾。大家面对着还在燃烧着的房屋，没有悲痛，没有眼泪，心中只有愤恨敌人的怒火。第二天，区委书记来到焦庄户，召开群众大会，慰问了全村群众，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坚持斗争，在敌人烧毁的废墟

上重建家园。如果实在无法坚持，全村群众也可以迁移到附近村庄去，由区里负责给安排吃住。全村的人民毅然选择了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的路，许多人都向党表示：“受点损失不怕，只要把蒋介石打垮了，有两只手什么都可以建设，要革命就不怕损失，不怕牺牲！”民兵队长韩晓风愤怒地说：“敌人要用烧杀，抢掠的办法来威胁我们，这是梦想，我们民兵一定要跟他们算帐。”一位老大爷接着说：“对！敌人烧了房屋，咱们就是住地窖，也要跟他们干！”老村长马福说：“敌人把炮楼打坏了，这不算什么。他们用五十发炮弹打坏了炮楼，咱们用二百个小工再修起来。咱们民兵打死很多敌人，这是焦庄户的光荣，咱们一定接着干！”

党大力支持了焦庄户人民；不久，顺义县人民政府拨来了大批粮食、款项和牲口，并且给民兵补充了二十支步枪和一些地雷、手榴弹等，民兵的力量更强了。党支部领导全村男女老幼又动手干起来，经过几天苦战，终于把炮楼重新修复。从此，它又象一个英雄的巨人一样屹立在焦庄户。“人民第一堡垒”的红旗仍然高高地飘扬在焦庄户的上空，它比以前更鲜艳、更雄壮，它在号召人民继续战斗。

五、拿锄头种庄稼 握枪杆打敌人

重建家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顺义解放了。焦庄户人民从战火中

走出来后,在党支部领导下立即着手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经过国民党匪军和地主武装“伙会”残酷洗劫过的焦庄户,全村仅仅留下二百多间被烧剩的破房,五头枯瘦的老毛驴和一些残破的农具。这样,解放初期他们在生产上和生活中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但是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焦庄户人民和民兵,又以坚强的毅力,同面临的困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焦庄户人民,拨给他们七千斤救济粮,十九头牲口和大批木材。周围的兄弟村也积极地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焦庄户的人民深深感激党和政府以及兄弟村的关怀。但他们认识到国家当时在经济上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兄弟村也各有自己的难处。为了不增加国家和兄弟村的负担,他们决定自力更生。没有房子住,人们就发挥阶级友爱的精神,房子没被烧掉的人家主动迎接房子被烧掉的阶级兄弟来住,有的三四家住在一起,有的住在没被敌人烧掉的牲口棚里。没有被子,就全家几口人合盖一条,贫农韩德福一家四口,只盖着一床破棉花套。粮食不够吃,大伙就到山上去挖野菜。种地没有牲口,就用人来拉犁,连七十多岁的贫农焦友、徐启等老人,也下地拉犁。送肥没有大车,就使用人力挑运。当年的民兵战士,保持了过去的斗争传统,他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积极投入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斗争。在这场生产自救的斗争中,民兵们白天送粪、拉犁,抢重活,夜间就组织起来轮流站岗放哨,监视阶级敌人的活动。经过全村人民的艰苦努力,这年大秋共收粮食四十五万斤,基本上解决了吃的問題;全村在废墟上盖起了

几百间房屋，也初步解决了住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坚强不屈的焦庄户人民，终于冲破了重重困难，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重新建立起自己美好的家园。

带头互助合作

焦庄户经过几年的恢复生产以后，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民兵们总是走在最前面，起着骨干和带头作用。

一九五二年春，全村在拨工、换工、搭套组的基础上，组织起三十七个互助组。年底又办起了第一个初级社，当年的老民兵焦振璽、肖永顺、韩伯忠分别担任了正副主任。这个社的特点有“四多”，即：老党员多，老干部多，老民兵多，老贫农多。他们对走合作化道路的认识最明确，态度最坚决，要求最迫切，成了焦庄户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一九五三年春，合作社刚成立不久，有一部分社员家里断了粮。当年的老民兵、复员军人肖永顺知道后，马上把自己复员回来时领的生产资助粮三石玉米和一部分钱借给了社员韩德保、韩华等困难户。在他的带动下，其他有粮的社员也把粮食借了出来，解决了那些贫困社员生活上的困难。

这年秋天整社的时候，民兵们表现都很坚决，老民兵、贫农韩志忠对社干部说：“你们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是拿鞭子轰我，我也不退社，剩下两个人我也要参加。”经过整顿以后，合作社逐步巩固发展了，一九五四年春，焦庄户成立了四个初级社。同年底，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又把

四个初級社和十九个常年互助組，合併为一个“东方紅”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併大社后，社里不但牲口缺乏，其他农具也残缺不全。可又沒錢买。社干部发动社員出主意，想办法。老民兵們提出上山割柴，換錢买牲口，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議。在肖永順、韓伯忠等人的帶領下，一百二十多名社員，一人帶着一把鐮刀、一条扁担就上山了。老村长馬福，帶着年輕的民兵，一馬当先，不怕陡峭的岩石，也不顧扎人的荆棘，爬上了最高的山头。別的人当然不甘示弱，一个个都赶了上去。他們苦战四十天，共打下四十一万斤柴草，卖出二十万斤，收入四千六百多元，买了八头大騾子、七头牛，一百多只羊，五十多口猪，一副鉄下車，另外还帮助七十多戶社員解决了生活困难。邻村的群众都說：“焦庄戶真是好样的，他們的牲口是用鐮刀一刀一刀割来的。”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一片欢騰中，焦庄戶“东方紅”农业社轉为高級社，順义县第一个高級社誕生了。

第二年的夏天，焦庄戶遇到了特大洪水，山坡的埧阶子被冲坏了，很多石块冲进地里。社委会发出了“向高山进军”的号召，社員紛紛响应，民兵們更象冲锋的战士，拿起大鎬奔上山去。他們的豪言壯語是：“掀石如截龙，刨石如拿虎。”在垒石头的时候，有一个社員突然发现一块大石头上有一片鮮紅的血迹，忙問：“誰負伤了？”沒有人回答。只見五十多岁的老民兵焦来将右手藏在身后，大家走过去一看，原来他在掀石头时把一个手指头砸烂了半拉。他連忙用布

条裹住，又哼着小曲扛起石头来。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在山上修起谷防（防止山洪和水土流失的石坝）一百二十多道，刨鱼鳞坑三万多个。当社员们扛起镐走下山来，回头看看层层迭迭的梯田，都高兴地說：“山洪又让我们战胜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間，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焦庄戶同附近五十六个村办起了人民公社。公社成立后，首先动手兴修东干渠。东干渠从歪坨山下通过，全长四十里，北接唐指山水庫，南通张鎮公社。干渠經過的地区山巒起伏，中間高两头低，岩石很多，工程非常艰巨。焦庄戶人民积极响应公社党委号召，决心“引水上山，将荒坡变成良田”。参加修渠的民兵成立了突击队，向党支部要求最艰巨的任务。当时碎石不容易挖，民兵們就去突击；大石无法运走，民兵們就一起去推。在挖石、运石劳动中，有的人手起了血泡，有的人手磨破了皮，他們仍坚持不下火线。民兵們听到大北場的一段工程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党支部准备組織人去支援时，就向党支部要求将这项任务交给他們。白天他們完成自己的任务，夜晚就去支援大北場。在工程結束时，焦庄戶被評为修渠紅旗单位。在干渠修成后，焦庄戶一带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员們說：“过去，挑回一亩地的小麦只够‘供祖宗’，一年也吃不上两三頓白面；現在，一亩地能收二三百斤小麦，吃白面成了家常便飯。”

复員軍人是焦庄戶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民兵中的骨干。肖永順、馬国林、何辛滿、馬勤、焦克来等人都是一些出色的复員軍人，他們不仅把在部队里学到的技术



馬福同志在地道里向青年民兵們講述老
民兵利用地道消滅敵人的故事。



民兵副連長、復員軍人韓德滿同志利用在田間劳动休息的时间，向民兵們讲解射击要領。

照 耀 攝

同志們與列寧青年團員們共同慶祝

革命軍人節大會開幕典禮時與

帶到农业生产上来,也把解放軍的优良作风帶回村里。由于他們在生产上和民兵工作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績,不少人被評为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或“五好”民兵。肖永順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出席了全國民兵代表會議,馬勤、何辛滿等出席了順义县民兵积极分子代表會議和“五好”民兵代表會議,获得了党和政府的嘉獎。

提高警惕 保卫生产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傳統的焦庄戶民兵,在和平建設的日子里,沒有忘記国内外階級敌人的存在,他們知道,今天虽然听不到枪炮声了,但階級斗争仍然是尖銳复杂的。因此,在积极搞好生产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紧握枪杆,严密地監視着階級敌人的活动,保卫生产建設,保卫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十几年来,他們认真执行防奸、反特、护秋、护林以及監視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的任务,积极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对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陣地和无产階級专政,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九五六年冬一个夜晚,党支部書記韓德族从乡里开会回来,猛然发现村东歪坨山的一个山头起了火,立刻奔回村里集合了三四十名民兵去灭火。这天夜晚沒有月光,伸手不見五指。北风很紧,风助火势,火仗风威,轉眼間就着了一大片。这个山头陡險,有的人白天割山柴都不敢上去。但是,困难阻挡不住这些民兵,他們行动迅速,不到半小时就爬上了着火的山头,一个个都奋不顾身,立即搶上前去用

笞帚、树枝扑打。笞帚烧坏了，打坏了，一个个又脱下棉襖扑打熊熊的火苗，有的还躺下来在火苗上打滚。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战斗，终于扑灭了这场山火，使山柴、林木等公共财产避免了严重损失。

解放以后，阶级敌人每时每刻都在企图进行破坏，但由于英雄的焦庄户人民和民兵对他们实行了严肃的专政和斗争，他们不得不在劳动中接受改造。

六、发扬革命传统 永远忠于人民

现在的焦庄户，战争破坏的痕迹不见了，从前抗击敌人的娘娘庙，如今成了生产大队的粮食加工厂，庙前那棵被炮火烧秃了的老柏树，如今又长出了苍劲的绿枝。全村盖起了一千二百多间新房。去年村里新安了电灯，生产逐年上升，生活越过越好。但是，焦庄户的人民深深懂得，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不拿起武器同敌人战斗，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要想永远过好日子，就必须坚决听党的话，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只要国内外阶级敌人存在，革命的枪杆子就决不能放下。

人民公社成立后不久，毛主席提出了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焦庄户的广大人民热烈响应了这个号召，他们对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有着深切体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很快就健全和壮大了民兵组织，经过教育，把全村符合民兵条件的男女青壮年编成了两个连队。民兵连壮大后，除了完成

生产任务外，还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和练武活动。

近几年党支部又根据上级指示，进一步整顿了民兵组织，建立了武装基干民兵连，作为突击生产，维持社会治安，开展民兵活动的主力军。组织整顿后，党支部又加强了民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常运用活的教材，教育民兵发扬革命传统，永远保持人民武装的本色。现在，民兵的政治教育已经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在保证搞好生产的前提下，民兵的军事训练加强了，经常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开展地头练武，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靶场练兵。除了练习射击、投弹和利用地形地物之外，还参加了公社组织的夜间紧急集合演习和实弹射击。为了向老民兵学习，由老民兵带青年民兵，焦庄户的民兵连还特别编了一个老民兵班。

焦庄户的人民和民兵，牢牢记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①

焦庄户这座英雄的村庄，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熟悉，这里的英雄人民，越来越受人们的崇敬。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和部队的领导同志，曾来过这里，给焦庄户的人民和民兵以极大的鼓舞。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这里参观访问过；北京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经常来这里参观。马福、马文藻、肖永顺等老干部和老民兵，曾应邀向访问者作报

^① 毛泽东同志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告,介紹焦庄戶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

为了帮助北京市民兵和青年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继承和发扬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提高国防观念,推动民兵工作,加强人民武装建设,领导上决定修复焦庄户的部分地道,并修建一个民兵斗争史陈列室。今天,地道的入口处设在村南的一个白薯窖里,当年民兵们都是脚蹬井桶里的土壁进地道,现在为了参观者的方便,入口处改成楼梯形的了。踏着台阶进到地洞里,可以看到这里虽然经过二十多个春秋,但很多干綫都没有坍塌。沿着修复的地道前进,可以看见里面弯弯曲曲,主道支綫交错纵横。行不多远就有一个灯窝,当年在这灯火下掩护了多少抗日革命干部,保护了多少乡亲们生命财产,策划了多少出奇制胜的抗敌方法,打击了多少日寇汉奸……。现在,这条敌人征服不了的“地下长城”,已成为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教材,在新的时代里起着新的作用。让焦庄户人民的英勇顽强、不畏强暴的革命斗争传统,永远发扬光大,遍地开花结果。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焦庄户的民兵们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績,他们决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风暴中,把革命的火把更高地举起,为彻底改变焦庄户的面貌,把焦庄户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北京卫戍区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
经济系整理 关景宇图)

阳春永駐四季青

——四季青公社溫室蔬菜生产队队史片断

北京过去有个古老的传说：在一个終年积雪的荒山里，有一座神仙洞府，不管洞外一年四季輪換不息，洞里却永远都是春天。那里，天天能吃到鮮果鮮菜，月月都是收获的季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

当人們踏雪来到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领导的四季青公社溫室^①队的时候，就正象走进了那个阳春永駐的神仙洞府一样。不論是天寒地冻，还是风驟雪飘，一排排閃閃发光的玻璃窗下，总是呈現出一片生气蓬勃的春光明媚的景色！那整齐排列的瓜架上垂挂着一条条翠綠鮮嫩的大黃瓜，鵝黃的香韭鋪成一方方絨毯，蕃茄的青枝上张滿桔紅的灯笼。这一切，使人不禁对那些巧夺天时的社員們感到由衷的佩服。

四季青公社溫室队，是全国溫室生产战綫上的一面旗帜。它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与直接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① 溫室也叫暖室、暖房。北京农民称为暖洞子，簡称洞子；紙窗溫室叫紙洞子，玻璃窗的叫玻璃洞子。

十四年来,李墨林领导的四季青公社温室队,一直是按照党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走过来的。他们坚持了政治挂帅,改善经营管理,大搞技术改革,获得了连年增产。因此,温室队历年来都被评为北京市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还曾荣获了国务院的奖状。

一、初开的花朵

度过漫漫的长夜,北京的上空升起了一轮火红的太阳。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重压,北京城里迸发出了轰雷般的欢笑和歌声。北京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北京解放了!毛主席来到了北京!

西郊羊坊店乡木樨地村的农民,天天都象过节似的,热烈地庆祝着自己的解放。一张张饱经风霜和苦难的脸上,深深的皱纹舒展开了。他们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幸福。

汹涌的土地改革的巨浪席卷了整个北京郊区,冲垮了封建地主阶级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堤防。木樨地村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打起了温室,第一次为自己愉快地劳动着。当他们怀着自豪的感情,仔细端详着属于自己的温室的时候,不由地想到在旧社会里那些悲惨的遭遇……。

李文成、李文治哥儿俩,生在一个雇农家庭里。小时候,连糠菜都填不满肚子,不得不每天到粥厂打一碗稀粥过活。稍稍长大以后,哥儿俩租了人家几亩地,种粮种菜。一有闲空,还出去打短儿。一家人省吃俭用,想积攒一点钱,自己搞两个火^①的温室。若是这天挣的钱是个整数,全家宁

肯喝稀的也要把这些錢攢起来。經過了好几年,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挨了多少飢餓,才湊够錢买了些柞、杉篙和蒲苫。

这一年收完秋,該是打溫室的时候了,可是連一家人的生活还没着落呢,哪里有搞溫室的垫本?全家聚在一起商量;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李文成面帶愁容地跟全家說:“要不,把杉篙卖了,換口吃的吧?”他的話刚落音,李文治就急得跳起来:“什么?卖暖洞子材料?不行!这是咱家的命根子,咱哥俩餓死也不能卖它!我就不信,咱們两个壮汉子,弄不起来俩火的紙洞子!”一家商議好,要卖苦力,勒紧腰帶,一个子一个子地湊,也要攢够一年买煤买香椿条的垫本,把那两个火升着。哥俩更辛苦了,扛活,打短儿,推黄土,卖青菜,凡是能賺錢的活儿,什么都干。六七个头过去了,垫本沒有攢够,溫室材料却慢慢发朽变坏了。

这就是一家有溫室技术的貧苦农民在旧社会的遭遇。而更多的貧雇农,連置一个火的紙洞子的幻想,也不曾有過。也許中农会好些吧?讓我們再讲一个中农閻文海老汉搞溫室的故事。

閻文海家有十几亩地,凭着省吃俭用,惨淡經營,在一九四一年搞起了两个火的紙洞子。秧苗刚定植到菜畦里,一場大雨,給毀了个淨光。第二年,地里的收成比較好。他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攢到秋后,又打起了暖洞子。这年的洞子里的蔬菜长得不錯,黃瓜結得很多,色是色,条是条,閻

① 四間溫室升一个火炉。农民計算溫室数量的单位,有时用間,有时用“火”,如两个火的溫室,就是八間。

文海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一天，他正在摘黃瓜，一個外號名叫“蚊子”的偽警察，賊眉鼠眼地鑽進暖洞子裏來。他看見滿架綠瑩瑩的黃瓜，就呲牙咧嘴地奸笑着說：“嘿嘿，今年的菜可長得夠意思呀！啊？你可該發財啦。”閻文海知道他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就提心吊膽起來。“蚊子”一點也不客氣，張口就說：“摘兩條黃瓜，讓咱嘗個鮮兒！”閻文海惹不起他，只得心疼地摘了幾條黃瓜給他。“蚊子”接過了黃瓜，連屁也不放，夾起尾巴走了。閻文海看着自己的黃瓜被這個吃人肉喝人血的東西白白地搶走，心裡真有說不出的怨恨。

除夕，“蚊子”又來到閻文海的溫室裏，進門就說：“老闆，過節了，把你那黃瓜摘幾條，炒個菜吃！”閻文海上次的气還沒消盡，這次他又找上門來了。這一條條黃瓜都是一滴滴汗水凝結成的，是用心血澆灌出來的，它是一家人的指望啊！閻文海只得向他說好話道：“老总，您一抬手，就是賞了我們一家人的飯碗子啦！”狗警察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他把猴臉一繃，冲着閻文海喝道：“姓閻的，老子到這兒來，就是看得起你，你別他媽的說東道西的，不識抬舉！”說着，就要動手搶黃瓜。閻文海急了，就上前阻攔，却被“蚊子”用力摔了一跤。閻文海受不了這種侮辱，順手抄起楠火棍，給了他一家伙。這一棍可闖下了大禍，“蚊子”大吵大鬧，要把閻文海抓起來。閻文海明知胳膊擰不過大腿，在鄰居們的說合下，只好忍氣吞聲，向“蚊子”道了歉，並且摘了一簍黃瓜，親手送到偽警察所。

閻文海搞好了溫室，地主也紅了眼。一天，惡霸地主劉喜亭派了一個爪牙來到閻文海家尋衅找碴。這爪牙來到閻家，看見閻家沒別人，就企圖戲弄閻文海的老婆。恰好閻文海從外邊回來，氣憤不過，舉起拳頭把那個披着人皮的畜牲揍跑了。惡霸地主趁火打劫，硬說這傷了劉家的“體面”，逼着閻文海賠禮道歉。閻文海擺酒席請客道了歉，劉喜亭還不饒。他只好又買了兩個銀盾，送到劉喜亭的門上，這件事才算了結。

經過這兩場人禍，閻文海這個滿身是勁的質樸的中農，再也沒有能力經營溫室了。解放前，經營過溫室的農民，哪一家沒有一段悲慘的經歷？

解放後，木樨地村，象李文成、閻文海這樣的農民，有二十多戶打起了自己的暖洞子。侍弄暖洞子不比種大田，單家獨戶搞，困難很多。這些溫室戶，从一开始就有互助的習慣。比如在打牆時，都是幾家在一起伙干，有人填土，有人打夯，有人倒板，干起活來又快當又熱火。打完你家的，再打我家的，給誰家干活，就在誰家吃飯，互相換工，不要工錢。

這時，上級派來了工作人員，對李墨林幾個貧雇農說：“你們既然有在一塊干活的習慣，干脆組織個互助組得啦！大家互相幫工換工，搞好生產就有保證了。”經過多次的酝酿和討論，大家心里漸漸亮堂了。全村溫室戶組成了四個互助組，大家推選本村的生產委員李墨林為四個組的聯組長。

這位扛長活出身的李墨林，從小受苦，解放後接受了黨的培養和教育，階級覺悟逐步提高，鬧土改，搞互助，事事走

在头里，成了穷哥們的領头人。互助組成立后，他又在科学技术人員的帮助下，搞起了培养蔬菜新品种的工作。那时候，溫室戶用的黄瓜品种，大多是大刺瓜和小刺瓜。大刺瓜味美好看，瓜形长大，刺多肉薄，結瓜少，晚熟；小刺瓜結瓜多，刺多肉厚，瓜形短小，早熟。李墨林把这两种刺瓜栽到一个菜畦里，一行大刺瓜，一行小刺瓜。黄瓜开花时，他就給大刺瓜和小刺瓜传播花粉，进行杂交試驗。

对这件新鮮事儿，农民們議論紛紛。有的說：“李墨林当开媒人啦！大刺瓜和小刺瓜結婚，是他給撮合的！”有的說：“咱們种了几十年，就是大刺瓜小刺瓜，收成也不少，找那份麻煩干啥？”李墨林想：搞試驗嘛，兴許搞成功，也許失敗，就是搞不出好品种，也沒有什么亏吃嘛！他耐心地等待着，观察着，一天两天，一月两月，結出的黄瓜还是原样沒变，前排結的都是小刺瓜，后排架上綴滿了大刺瓜。难道功夫白費啦？他把打下来的黄瓜籽，分別盛在两个葫芦里，决心看个究竟。

秋后，他把大小刺瓜籽还是分开播种，分別定植到溫室的菜畦里。瓜秧一天天长大，开花了，結果了，大小刺瓜秧上結的却是一样的瓜，小刺瓜变长了，大刺瓜变短了；瓜样好看，稜大刺多；掰开一条，清香扑鼻，肉厚味美。这就是以后被广泛采用的黄瓜新品种——北京刺瓜。

农民听說这个喜訊，都到李墨林的洞子里来看新鮮儿。人們又議論起来：“杂交这种办法还真灵驗，李墨林这个媒人当对啦！”“咱侍弄了几十年暖洞子，哪儿見過一棵結这么

多大条的黄瓜！”

由于初步的組織起来，改良品种，互助組的溫室蔬菜都长得綠嶄嶄、香噴噴的，分外討人喜愛。一九五一年，每間产量达一百多斤，比单干戶高出一半左右。可互助組分散經營的特点，又大大地限制了溫室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市、区經常有干部到李墨林互助組来，宣传集体化的好处，指出农民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提高农业生产，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李墨林想：要是大伙把溫室打在一块，活茬会完成得及时，产量会更高。大家一起干活，按劳动掙工分，这多么好啊！他就跟大家琢磨这个道理，他說：“誰要願意搞合作社，咱們先試驗試驗；誰不願意，就还办互助組。”共产党员德清泉也說：“咱們穷哥們，不組織起来，沒有别的道儿走！活儿忙了，一个人顾不过来；雇人吧，那是剝削，咱又不干。咱們給地主扛了半輩子长活，还能吃剝削飯？我看呀，还是入社好！”

經過一个时期的酝酿，願意轉社的李墨林、德清泉、李文成等七戶組織了一个合作社，共有一百零八間玻璃洞子。大家推选李墨林为社主任，起名叫“李墨林溫室生产合作社”。

李墨林向社員們說：“咱們是按照毛主席指的道儿走，准保沒錯。咱們几戶要团结好，搞好生产，給沒入社的人做个榜样。”

这就是北京市的第一个溫室蔬菜生产合作社，它是党在北京市溫室菜农中培植起来的第一枝花。

二、广安菜市的斗争

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刚刚诞生，它就在宽阔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向资本主义势力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那时候，北京郊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生产冬季细菜的温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掌握在地主、富农的手里。^①他们为了卖高价，就耍出了各种各样骗人的把戏。有的黄瓜长得尖尖的，只能算二等货，他们就把瓜尖掰掉，把黄花铺开贴在上面，遮住露出的瓜肉，蒙人耳目；也有时把两条颜色相近的短黄瓜齐头削掉，等瓜汁津出，就粘接在一起，按头等价卖出。香椿叶掰下来以后，要在水里泡上十几个小时，在菜市上，临时从柜台底下的水桶里捞出来，稍微把水甩一甩，就上秤称了。结果，一斤香椿变成了二斤！

经营温室的地主和富农就是这样，靠了剥削雇工、欺骗顾客，而使自己发财致富的。

一九五一年，北京的私营菜行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菜市上有一批奸商，专门与地主、富农勾结起来，坑害菜农和顾客。过去有句俗话：“快马赶不上青菜行。”今天上来的菜少了，奸商们就拼命抢购，一转手就能赚大钱；明天菜来多了，他们就故意不收，以便杀价坑人。农民卖的菜少，又急着回家管理温室，耗不起时间，只好三文不值两文

^① 北京郊区在土改时，为了发展温室蔬菜生产，只没收了地主多余的土地，温室仍然归他们自己经营。

地把菜賣給奸商。後來，菜市上雖然有了國家規定的統一牌價，奸商們仍然互相勾結起來，在市場上興風作浪。農民賣菜，在價格上還是得不到保障。

一天，市委有人來到溫室隊對李墨林說：“你們跟國家訂合同吧！你們種的菜，國家給代銷；溫室用肥料，買玻璃、木材，國家統一供應。你們願意不願意？”李墨林高興地喊道：“那敢情好！我們一百個願意。我們想還想不出這麼好的辦法來哩！”從此，溫室合作社就跟北京市零售公司蔬菜供應站正式簽訂了“溫室鮮菜保產保銷合同”，溫室蔬菜的生產和銷售都有了計劃。

這年冬天，離春節越近，廣安菜市就越是熱鬧。每天撲明兒，採買鮮菜的人群，就在振泰、合興等十幾家私營菜行的門前擠來擠去，吵嚷着，抬價還價。一些大腹便便的奸商和穿着長袖寬袂的菜商們，一会儿詭詭譎譎地交頭接耳，嘀嘀咕咕，商量行情；一会儿指指點點地高聲談論，他們是“吃陽間的飯，說陰間的話”，哇哩哇啦講的全是只有他們自己人才能聽懂的黑話。奸商們的活動，使菜市場的大院里，籠罩着一股緊張神秘的氣氛，仿佛發生了什麼事，要給市場帶來重大的影響。原來，菜市有個規律：每到舊曆年底，蔬菜銷售量大大增加的時候，往往發生爭購的現象。而今年，又風傳要收購一大批蔬菜準備外運。於是，這些地主、富農、奸商們趁機紛紛把菜囤積起來，往上抬價；等農民都賣光以後，他們就能獨霸市場，狠狠地撈一把了。

這天，李墨林和劉永福拉着一車蔬菜進了廣安門，一來

到菜市場，就聽見一個破鑼嗓門怪聲怪調地大聲吆喝：“鮮黃瓜！三塊一斤，少一個子兒不賣！”李墨林猛地一驚：怎麼回事？國家的牌價不是八毛到一元一斤嗎？他再看看周圍的人群，只見地主富農和奸商們一個個都在狡黠地獐笑着，買菜的都提心吊膽生怕買不到蔬菜。他明白了，這又是那些唯利是圖的家伙們刮起的“妖風”。

他和劉永福立刻趕到蔬菜供應站，與供應站的同志們商量好，堅決按照國家牌價賣菜。劉永福對李墨林說：“過去咱們淨受地主資本家的氣，這次要跟他們斗斗！斗不垮地主資本家，咱們農民好過不了。咱們就是賣八毛到一塊一斤！菜不夠了，我回去運！”李墨林走到當院，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跳到一條板凳上，對採購人員們說：“同志們！大家不要着急。我們社里有的是菜！我們的黃瓜還是八毛錢一斤。願意買的請到這邊來！”隨着他的手勢，跟來了一大群人。他告訴大家，他們溫室合作社和互助聯組有大批的菜，早就準備好了足夠的黃瓜和西紅柿，在春節前上市。他請採購人員們听候蔬菜供應站的分配，如果不够，可以馬上派人通知社員突擊摘貨，及時送來。

听了李墨林的這番話，採購人員們個個都鬆了一口氣，這場居奇抬價的風潮，也暫時被殺住了。

李墨林和劉永福回到村里，把菜市上的情況向社員們一講，有個人就說：“喲！私商給高價，多賣錢大伙多分點，有什麼不好？誰還怕錢扎手哩！”可是社員們大部分都是貧下中農，他們都不同意這種看法，有的說：“錢，當然不會扎手！”



可咱們是靠劳动吃飯，不能拿黑心錢。”有的說：“國家不給我們貸款，賣給我們玻璃、肥料，咱們怎麼種出黃瓜來？我看，李主任辦得對！”李墨林見大家都支持他的作法，就對大家說：“共產黨不來，咱們還不是都得給地主扛長活？就是有几畝地的主兒，誰家能置上三個火的玻璃洞子？吃水不要忘記挖井人，咱們翻身戶不能忘本。咱們社員就是要跟黨一條心，殺殺奸商和地主的威風！”

講怪話的人一看，引起了多數社員的不滿，也只得不再吭聲了。

第二天，廣安菜市上的人群開始散去的時候，一伙奸商和富農趾高氣揚地闖到市場管理處，口口聲聲要跟李墨林“講理”。這些靠菜農的血汗喂肥的奸商和富農們，在舊社會里有反動政權的支持，他們一貫把持市場，操縱菜價。今天被集體農民的力量迎頭痛擊了一棒，怎麼肯善罷甘休？

李墨林一進屋，這些奸商們就向他展開了軟硬兼施的攻勢。投機分子王武正頭一個開了腔，他說：“李頭，你們的菜價能不能高點？”李墨林朝四周一看，喝！勢頭還不小哩！滿屋子黑壓壓坐了十幾號人，有的杈着腰，有的腳踏在凳子上，擺開了要打架的架式，有的虎眈眈地蹲在椅子上，緊盯着剛邁進門檻的李墨林。李墨林鎮定了一下，衝着投機分子說：“要高，你們高吧！我們就是八毛到一塊一斤！”王武正那多變的面孔立時假惺惺地擺出了一幅“可憐相”，說：“李頭，咱們都是吃這行飯的，你不是不知道，暖室這玩意兒工本大！菜價這麼低，連墊本都賺不回來，一家老小吃什麼

呀？”他溜了老李一眼，見他无动于衷，就又繼續說道：“再說，菜价卖高一点，你們合作社多賺点錢，社員多分几块不說，對我們单干戶也是个帮助啊！”李墨林等他一說完，馬上就頂回去：“我們社員們都商量好了，絕對不能賺黑心錢。你得看清，这世道是共产党領導，可不是旧社会，再想吃暴利，发橫財，办不到啦！”

這話剛落音，有个富农突然站起来吼道：“要是不涨价，明天我們不來啦！市上沒菜，你敢負責嗎？”

李墨林看着他那凶神惡煞的样子，听着这些毒言惡語，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他想：現在不是你們的天下了，你們还想称霸菜市場嗎？不行！我們也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单干农民，我們是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組，有党和政府替我們撐腰哩！想着想着，他有了更大的斗争信心和勇气，立刻严肃地反問道：“你們能保證居民吃菜嗎？”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质問，出乎富农們的意外，他們都被吓住，誰也不敢开腔了。好半天，一个富农才吞吞吐吐地說：“那，那咱可不敢。”

“你們不敢，我們合作社能保證供应。你們嫌价錢低，就別卖，要卖就是这个价！我們也算过，黃瓜八毛一斤，不賠錢。”

“同志，你別火儿，咱們慢慢商量。”一个富农想使空气緩和一些，又企图耍起軟化李墨林的圈套。

“誰是你的同志！你想搗乱市場，誰跟你商量！还是放下你們那老一套，按照国家牌价卖菜，否則，你們是行不通的！”

这伙富农和奸商见骗不了也压不服李墨林，只好打退堂鼓，灰溜溜地散去了。

李墨林听说，有个富农放出大话，说要暗算他们。他们就时时提防，早晚进城出城，今天走这个城门，明天绕那个城门。一个人走路时，腰里总是掖上两块石头，准备随时对付突然到来的袭击。

温室合作社的鲜菜，一车车运到广安菜市场，有些富裕中农盼不到菜价猛涨，都按照议定的价格卖了菜。那些地主富农的菜，仍然原封不动。又过了两天，眼看着黄瓜蔫了，分量减了，西红柿也不新鲜了，再放就会烂掉，他们才不得不送到市场上去。

李墨林温室合作社就是这样，一开始就在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进行的搏斗中，打胜了第一个回合。

三、让穷哥们进来

温室生产合作社象一株具有无穷生命力的幼苗，党的阳光和雨露滋润着它，使它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一九五三年春天，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个春天。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温室生产的基地被占用了。社员们说：“我们七户抱成了团儿，成立了合作社，风吹不离，雨打不散。我们搬到别的地方，照样办社！”在区委的支持下，他们这个七户的合作社，搬到了西冉村乡北高庄村。当时，北高庄只有一个互助组，大多数农民还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劳动。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的迁来，对他们进行

了一次最生动最具体的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宣传活动。

秋后，温室黄瓜和西红柿又获得了丰收。附近的单干户，都争先恐后地到暖洞子里来参观。他们一进温室就惊叹起来：“怎么这么大条的黄瓜？咱们不光没看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呀！”“合作社就是棒！李主任，你们什么时候吸收新社员，可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儿啊！”

温室合作社的花朵越开越红，越开越艳，附近农民的眼光，都被它吸引过来了。可是，到一九五三年底，才只新吸收了三户社员。因为当时规定的入社条件——一个劳动力要带三个火的玻璃洞子，这样就把许多贫苦农民，关在合作社的大门以外。

一天，社员们正在李墨林家捆香椿，区委的一位书记进了屋。他跟社员们闲聊起来：“你们的社搞得不错，可算得上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先锋了。”“这还不是全靠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我们还是受苦人哩！”社员们回答说。“可是互助组和单干户还是不怎么富裕呀！把他们吸收到社里来，大家的生活就都好过了。”书记的话还没说完，一个心直口快的妇女，就连珠炮似地开了口，她说：“我们富裕，是劳动来的，不是抢来的，也不是剥削来的。你就看见我们有钱，可没看见我们干活。大冬天，光脚丫子，穿裤衩，一挑挑水往洞子里送，我们也不容易呀！”书记耐心地对她解释说：“咱们种出来的菜，是靠自己的劳动，这没错儿。可是咱们不光要看到自己，还要看到广大的农民，天下农民是一家嘛！要是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大家都富裕起来，那不更好吗？”

書記的話象敲起的警鐘、吹起的号角，使李墨林深切地感覺到，仅仅办好一个十戶的合作社，距离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还远着呢！他猛地站起来，象检查自己，又象表示决心：“書記提醒我們不要走錯了道儿，我們一定按照党的話办事，扩大合作社，让穷哥們都进来，决不走資本主义的道儿！”为了作好扩社的思想准备，他就組織社員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綫，引导大家向前看，提高思想。

經過比較充分的酝酿，一九五四年六月，李墨林溫室生产合作社与附近三个小社合并，还吸收了北高庄、南高庄等村的单干戶入社。这次报名入社的，不光有貧下中农，一些富裕中农看到社里收入多，产量大，也报名入社了。

那些有溫室技术、因无力經營不得不給地主当把式的人，都是李墨林当年的伙伴，听说李墨林他們扩社了，都高兴得什么似的，不管地主和富农的阻拦和利誘，一个个卷起鋪盖就往李墨林社跑。給地主毕清俊扛活的夏广耀搬来了，給地主“菜花李”扛活的刘俊江和刘俊兰哥俩搬来了，給地主于成龙扛活的魏福庆、李老常、胡春荣等也搬来了。

穷哥們来到李墨林家，每个人只带着一床被褥，吃沒吃的，住沒住的，身边一个子儿也沒有。李墨林對他們說：“給地主扛活那会儿，咱們一块受苦，住的一間房，盖的一条被。我早几年入社，比你們好过点儿，我的家就是你們的家；入了社，合作社就是咱們大伙的家。咱們別分老张老王老李，咱們都姓‘社’！”

李墨林怎么也忘不掉解放前，他連一間房子也沒有，他

們兩口子就住在一個幾尺高的小茅草窩棚里。還是窮哥們
賣晌，用旧料搭起了三間小破土房，他夫妻倆才有了個遮風
避雨的地方。現在，他有三間新房，自己一家住一間里屋，把
外間借給了伙伴們。大炕上睡滿了，就搭地鋪，沒地方吃飯，
李大嫂就說：“我給一個人是做飯，給十個人也是做飯，大伙
要是不嫌，咱們就一個鍋里吃飯吧！”這樣，十來個新社員就
在李墨林家住下來，與李墨林吃一鍋的飯。糧食、菜金從哪
兒來？不等人們張口，李墨林就把自己的存款拿出來，往桌
子上一放，說：“咱們就吃它，喝它！你們要是想花錢，只管說
話；有我花的，就有你們花的！不要張不開口，過去我遭難那
會兒，還不是花過你們的！”李墨林的西鄰李文成家，也住了
兩個新社員，李文成也常常拿出自己的存款，讓他們用。

這些老伙伴、新社員，就這樣，在李墨林家一連住了幾
個月，直到秋後打起溫室來，才搬到暖洞子里，另起爐灶做
飯。兩三年後，他們也都蓋上了自己的新房。

社擴大了，建立了溫室隊和園田隊，能夠一年四季不斷
地供應首都新鮮蔬菜。一天晚上，李墨林跟幾個幹部、社員
談起了社名的事：“咱們社越發展越大了，又有園田，又有溫
室。最好另起個名字，不能再叫李墨林溫室生產合作社了。”
大家覺得起個新名也好，但誰也想不出一個滿意的名字來。
最後還是李墨林說：“咱們社一年四季蔬菜常青，就叫個‘四
季青’，怎麼樣？”大家一致同意了。

過了幾天，市委的一位書記來到這裡。李墨林匯報了
生產合作社的工作，匯報了大家醞釀更改社名的事。書記

贊同地說：“‘四季青’？那很好嘛！咱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要象松柏一樣，萬年長青。”從此，“四季青蔬菜生產合作社”的牌子，就掛出去了。

四、在前進的道路上

經過一九五四年的擴社，四季青社發展成了一個擁有三百多戶、一千多亩土地的大社。為了適應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首都人民生活的提高，需要有更大量的冬季細菜供應市場。國家決定支持四季青社重點發展溫室生產。經過社委會研究，一次就貸款八萬元，新建了四百間玻璃溫室。

就在一九五四年底，四季青社經受了嚴峻的考驗。這一年儘管溫室生產不錯，但由於新社員增加的多，再加上歸還貸款，一些老社員的收入比上年收入減少了一些。個別的老社員埋怨說：“他們光着屁股眼兒進來，就是倆肩膀扛着一個腦袋！”新社員不服氣，說：“你干了半輩子，連一間溫室也沒有啊！現在集体的家業大了，你就那麼氣粗？”李墨林耐心地向老社員們解釋說：“老哥們，咱們要往遠處看，今年困難點，往後幾百間溫室能出多少貨？好日子在後頭哩！”

就在這最困難的時候，富裕中農們掀起了一股退社的逆流。他們本來入社的動機就不純，進了社以後，意識到入社和個人發家是水火不相容的。社里一開會就講什麼集體富裕、支援國家，那自己的家還怎麼發？富裕中農吳金元找到李墨林說：“主任，我不想入社了，你把我的名字勾了吧！”李墨林問他為什麼要退社？他說：“入社是好事，可我的房子

都坏了，我得在外边混两年，盖上房再入社。”金玉山把牲口大車从社里赶走了，他說：“我現在还不想走这条道儿，等两年再說吧！”刘永瑞也說：“我这两年拉下了一百多块钱的窟窿，等我还完帐再入社。”

經過这一場风波，絕大部分富裕中农都退了社。剩下的全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貧下中农骨干。他們决心干到底，决心要把社办好，让单干的农民看一看合作社的威力，一場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竞赛的战斗，就在退社风潮里拉开了序幕。

在南高庄村东，有一座小院，五間灰房，三間瓦房，这就是富裕中农安文起的家。安文起四十多岁，外号“小罗成”。在庄稼行里，也够得上一个“揚場垛垛，耕耩鋤割”样样行的把式。他經營着十五亩土地，年年砍了大白菜得打十二間窖，一冬一春光卖白菜就有很多收入，日子过得殷实富足。一九五四年扩社时，他連睬也不睬，說：“我琢磨着，各干各的也不错，入社好，走着看吧，我还要和社里比个水涨河塌哩！”

社里种了十六亩西瓜，安文起也种了七亩，两家的西瓜地連在一起，而且都是“紅籽蹦筋”品种。社員們都說：“咱們得铆点劲，要是西瓜比不过他，咱就給合作社丢人啦！”社里人多，人材也多。生产队长杜煥玉就是种了十三年西瓜的老把式，他要亲自管理这块瓜地。社主任李墨林来到地头，对杜煥玉說：“这场西瓜比赛，只能比赢，不能比輸。可是他要有什么困难，咱也不能瞅笑话儿。”

有一次，安文起和杜煥玉都在瓜地干活，两人暗里使劲。歇歇儿时，杜煥玉說：“小罗成，你的苗不錯。压蔓得压好，要是压不住，放了秧，瓜坐不住，就‘化’啦！”安文起輕蔑地看看社里的西瓜，說：“看看你們那苗！就凭我使这粪，閉着眼睛也要开过你們去！”杜煥玉心想：騎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安文起提前两天开始压蔓，但他人手少，雇人又雇不着。社里人多手快，已經压了三道，他还没压完两道。杜煥玉对他說：“你的杈子放得太大，要加强管理。要我們出人帮你不？”安文起想，合作社跟我是两条心，还肯真心帮助我？他根本没理这个碴儿。

社里的瓜都“坐”齐了，十六亩地只有二十多棵空秧。恰好几場小雨，西瓜眼看着长得茶壶一般大了，安文起的瓜刚象茶碗那么大，而且有三分之一是空秧。杜煥玉想帮助挽救，也来不及了。

西瓜熟了，合作社的地里，圓圓滾滾地摆滿了黑皮大西瓜，一亩地平均出产五百二十个。安文起每亩才摘了三百多个瓜，个儿小，熟得又晚，收入比社里少一半还多。

这一年，四季青社的庄稼长得很好，获得了全面丰收，大白菜平均亩产一万二千斤，比单干戶高三千多斤；蘿卜三千五百多斤，比单干戶高七百斤。年終決算，每个工分分值达到一角四分六厘。社員个个兴高采烈，有些退社的人后悔了，只怪自己錯打了主意。

这时候，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指示传达下

来，村子里立刻沸腾起来。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成群结队的单干农民，到社办公室报名入社。李墨林站在门口，欢迎每一个前来报名的农民，跟他们握手，向他们道贺。这几天，他时时都在笑，他思谋着：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毛主席一声号召，天下的农民都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了。

富裕中农安文起呢？他还是个单干户。

传达毛主席的报告时，他没到会。队长通知他开座谈会，他说：“你们以后开会别叫我啦！你们讲的那一套，我早都知道！”宣传合作化的队伍，打着红旗，呼着口号，敲锣打鼓地绕到他家门口。他站在门槛上，向宣传队作出拒绝的手势，说：“去，去，去！别到我这儿来！我不喜欢这个！”说完，就躲进院里去了。

别看他嘴硬，心里可象开了锅一样，滚上又滚下。老实说，自从“西瓜比赛”败阵以后，他就服气了，但也有点犹豫，入吧，总觉着跟那些没车少地的穷棒子在一块干，自己吃亏，又舍不得他那个人发家的计划。不入吧，看见别人都报名入社，剩下自己太孤立。他现在真象一个迷途的人，徘徊在三岔路口。这天晚上，生产队长王成富来他家串门。他知道是来动员他入社的，就把成富让到屋里。可王成富并不直接跟他提入社的事，而是从作务庄稼聊起，谈到社里的生产计划，谈到毛主席的指示，又谈到集体化的好处，渠渠道道都说到了。安文起仔细地听着，一句一句地琢磨着，觉得成富说的也在理。他很希望成富提他入社的事，听听他的意见，可成富就是不提。他到底憋不住了，试探地问：“入社的人

不少吧？”“不瞞你說，現在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九了。”“這麼說，剩不下幾戶啦？”“你要入了社就够百分之百了。”安文起吃了一驚，他想，大家都走集體化的道路了，我單門獨戶要發家，這怎么能走得通呢？唉！豁出來了，于是他囁囁嚅嚅地說：“成富，那，那我也入社吧！”王成富高興地對他說：“你拿的主意對，毛主席指出的道，是真正的陽關大道。”這個富裕中農經過事實的教育，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到底跨進了社會主義的門坎。

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激蕩着整個西冉村鄉。經過幾天的醞釀，四季青社與申多領導的遠大社，以及金庄社合併在一起，成爲一個八百多戶、五千畝土地的大社。社名定爲“四季青蔬菜生產合作社”。

合作化以後，四季青社的蔬菜生產有了更大的提高和發展，爲北京郊區各農業生產合作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社主任李墨林作爲農民代表出席了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李墨林和河北省安平縣南王庄三戶貧農辦的農業社社長王玉坤遇到一起了，他們互相報告自己辦社的經過。李墨林早就聽說過王玉坤合作社的英雄事跡了。毛主席曾經贊揚了這個小社，說：“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而現在，全國農民都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王玉坤和李墨林正是代表五億農民，把他們對黨和毛主席的感激和熱愛，把他們堅持社會主

义方向的决心和信心，报告给毛主席。

当主席台上宣布报喜以后，数不清的水银灯一下子全亮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李墨林走在各界代表的报喜队伍中间，在热烈的掌声中穿过会场，走上主席台。他走到毛主席面前，看见毛主席红光满面，带着慈祥的微笑注视着他。他的心里激动得慌乱起来，连忙把印有金色双喜字的红色报喜信，双手献给毛主席。毛主席和他紧紧地握手，亲切地问道：

“你是哪个单位的？”

李墨林思潮澎湃，情绪激动，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我——我——”

站在一旁的周总理代他回答：“他是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

毛主席明睿的眼光闪动了一下，他笑了，说：“你是李墨林！”

听到毛主席喊出了他的名字，李墨林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了。毛主席呀毛主席，有多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需要您来操心呀！您还分神记住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名字！想着想着，一阵热流从心底往上涌，他不由得热泪盈眶了。他的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这是为六亿人民掌舵的手啊！他鼓起勇气回答：“是，是，我是李墨林。我们农民都听党的话，参加了合作社。”

毛主席点头微笑着说：“好！好！”

李墨林向毛主席送完喜报，跟着报喜队走下主席台。欢乐的乐曲，轰雷般的掌声，无数张欢笑热情的脸，他什么也没看到，也没听见，他木然地走回座位，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苦难，挣扎，酷刑，反抗，翻身，一幕幕情景清晰地在他脑海里闪过……。

他家原来住在河北省安新县大洋村。十二岁上，白洋淀发大水，全家老小，无衣无食。父亲带他四处逃荒，走遍了天津和北京，可哪里是穷人落脚的地方？他当学徒，做小工，扛长活，卖苦力，做了二十年牛马。劲使尽了，汗流干了，可还是穷得除了脖子上的那条锁链以外，一无所有。他记得，那一年在北京车站上卖苦力，因为他敢于和汉奸特务顶撞，被抓起来，送到了宪兵司令部。几个凶恶的特务审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他摇摇头。“你通不通八路？”又是摇头。“妈的，你是哑吧？”皮鞭雨点般地抽在他身上，立刻红一道青一道地肿起来。他愤怒地质问那狗汉奸：“你们为什么打人？”“打死你赚把骨头！”一个特务狞笑着，一边说，一边用子弹头使劲地划他的肋条，胸前立时显出一条条血痕。另一个特务用手枪口敲他的脑壳。……

是党和毛主席使他获得了解放，翻了身。在党的领导下，他闹土改，搞互助，办合作社，一步步按照党指示的道儿走。他当了劳动模范，入了党，现在又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多么幸福啊！他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了，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无限崇高无限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五、大白菜的风波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生产关系改变了；可是不少农民的习惯势力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还是相当严重的。就是象四季青这样先进的蔬菜生产合作社，也是在激烈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奋斗过来的，并且还要奋斗下去。

四季青社不光有驰名全国的温室，还有驰名全国的大白菜哩！社主任申多精选出的大青口良种，一棵菜高一尺七八，十五六斤重，菜心实，抱得紧，一个小孩坐在上边不塌不倒。每亩有二万四千斤的高额产量，申多也荣获市劳动模范的称号。这种大青口白菜，青帮绿叶品质好，清新好吃带甜味，老北京人叫它“开锅儿烂”。它还耐储藏，存到窖里到第二年三四月也不会烂。这是北京人一冬一春的主要菜食。

一九五六年冬，快交冬至节了。这天早晨，申多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叮铃铃响起来；又是订菜户来电话催促要求按数送白菜。这已经是好几次来电话了，他纳闷起来：怎么各队还没把菜送走？

他正想到生产队里看个究竟，李墨林迎头进来，说：“我到高庄去，看见社员都在窖里‘倒菜’，就是没有大车送菜。一问队长，他才说，社员嫌菜价太低，不愿意送啦！”这时，另外三个副主任李玉侠、王贵、王元也都跟脚走进了办公室。王贵说：“黄庄几个队嫌价码差得太多，把条子压下了。”李玉侠也接着说：“我跟小煤厂的队长商量了半天，也没解决

問題。”

有不少生产队至今沒有送菜。几个主任感到問題严重。李墨林焦急地說：“咱四季青打一九五二年跟菜蔬公司訂合同，沒有违反过一次，从来也沒做过場外交易。这問題得好好解决。”申多思索了一会接着說：“咱們先开个队长会吧！好好动员动员，再通过队长去說服那些思想不通的社員。”

問題到底在哪里呢？

原来，这年大白菜的收成还算不錯。但是由于这一年城市人口增加較多，一时不能充分滿足城市人民的需要。于是，一些資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单干戶就乘机搞起黑市来。菜蔬公司規定的統一收购牌价是二元六角一百斤。可是一些单干戶搞場外交易，黑市价格达到五元五角。

黑市上的高价，吸引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社員的心。他們說：“不能把伸手就能拿到的錢，让大风刮飞了。”一些認識模糊的社員也随声附和：“卖菜么，反正价高比价低好。”这种只为自己的打算，也反映到一些生产队长的思想里。他們有人也主张卖黑市，队长会上爭論得很激烈，两种意見相持不下。队长会沒有开成功，党支部請示了乡党委，党委指出，按不按照合同办事，把菜卖给国家还是卖给黑市，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問題，必須說服干部和社員执行包銷合同。于是社主任們决定广泛征求社員的意見，召开社員代表大会，来处理大白菜的問題。

这天，在新盖起的东冉村小学的一間教室里，挤滿了四十多个社員代表。社主任申多把情况摆出来以后，反复讲

了国家对社的支援，讲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说明了必须执行合同的道理。他说：“我们不能忘掉国家对我们的支援，不是解放了搞土改，咱们穷人怎么会有了上地？不是国家贷款买水车、打井，供给农具，咱们用什么种出大白菜？咱们活茬忙了，一句话，人家工人学生一次就是几百号人来义务劳动。现在，咱们种了菜，看见少卖点钱就不执行合同了，这对得起国家吗？工人学生把米饭盛到碗里，就是没菜吃，咱们忍心不忍心呢？”

“申主任讲的倒在理儿，可咱们社员的生活，你也得管一管呀？”一个社员代表说。

“主任不会算帐！为什么你们的胳膊肘往外拐？咱们社员一把泥一把水地辛苦了几个月，种出的蔬菜可不能贱贱地扔出去！”又一个社员代表说。

“是啊，卖给菜蔬公司得差一半钱呢！”

在这一片喧嚷声中，提反对意见的人喊得最响。坐在申多旁边的李墨林，早就压不住火儿了，他尽量使自己的语调平和一些：“咱们不会算帐？咱们脑子里都有把算盘，算珠儿不能光往自己这边拨啦！咱们社困难时，种菜没垫本，国家给贷款。去年夏天，菜多得卖不出去，菜蔬公司想尽办法帮助推销；大街小巷到处设菜摊，北京卖不了就往外地运。为了怕咱们赔钱，有时候贵买贱卖，保证咱社员增加收入。咱们吃的粮食，国家从东北运过来，白赔运费，按原价卖给咱社员吃。这几笔帐，咱们怎么算？”这几笔帐算得那些主张卖黑市的人哑口无言了。突然又有个姓张的中农社员站

起来，冲着申多和李墨林說：“你們到底是向着社員，还是向着誰？要是当不了这个家，就让給別人！”

“家要社員当。誰的意見正确，家就让誰当！”申多說。

“你們光为了当劳模，就不想一想社員的生活啦？”

这一支冷箭正好提醒了李墨林和申多。市委一位领导同志曾經对他們說过，劳动模范是群众中的一面大旗，要帶領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眼前的这场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签订了包銷合同，就是跟社会主义挂上了鉤；摘掉这个鉤，就走到岔道上去啦！坚决执行合同，正是从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社員生活呀！申多对着那个社員說：“为了社員生活有保障，咱們才把菜卖给国家。要是取消了合同，明年到了蔬菜旺季，你敢負責推銷嗎？”他看了看大家，又沉重地說：“咱們大伙想想过去，菜价一天三起三落，咱們小家小戶誰沒吃过菜霸的亏？咱們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爭論还没有結束。几个主任商量了一下，宣布先休息一会儿，請大家再酝酿酝酿。休息时，許多人聚在一起議論：“在国家帮助下发展了生产，現在丰收了，要到黑市上賺大錢，情理太不順了。”“将国比家，要是別人对我们这样，我們會怎么想呢？”几个坚持卖高价的人，一听旁人不同意他們的意見，鼻子一嗤，凳子一踢，就来到大門口晒太阳。正好单干戶李文明赶着匹小毛驴，从村东大搖大摆地走过来。他刚进城卖完白菜，还装回来一瓶酒。有个社員代表問他白菜卖的什么价？他头一仰，滿神气地回答：“嗨，也不算多，

一百斤才卖五块六！单干不行，还是合作社有优越性儿！”他把最后一个字，有意识地拉出一个奇怪的长声。

这几句话，真好似火上加油，那些坚持卖高价的社员代表，人数虽然少，但仍不感到孤立，气焰仍然很盛。大会一开始，就有人说：“申主任，你说西山的煤是黑的，我也不信！反正大白菜两块六我们是不卖！”还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求：“打开菜窖劈两半；一半卖给国家，一半给社员自由处理！”

李墨林一想：分菜，这不就是等于分地吗？这是变相地闹单干。合作社成立了好几年，还能容许拆散？他说：“咱们合作社还有领导，不能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分菜就是分地，卖黑市犯法，咱合作社不能干！”

谁是是非，越来越清楚，绝大部分社员代表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明朗了。现在竟然有人提出分菜，这不是走回头路吗？十三队队长王成富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来说：“现在都走集体了，大白菜不卖给国家卖给谁？国家订的菜价，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有意见可以往上提，我坚决反对卖黑市！”“对！对！反对卖黑市！”许多代表都支持王成富的意见。申多看到大多数人的思想都通了，就接着说：“大白菜一定要卖给国家，至于社员对菜价的意见，我们可以向上反映。希望大家把道理跟社员讲清楚，还是先送菜。”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经过一场争论，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卖高价是不对的。几位社主任为了进一步做好社员的工作，决定分头到各队继续作说服动员。



經過說服教育，大家都通了，第二天各隊都開始按合同把菜送到掛鈎單位。可東冉村有一個叫劉麻子的社員卻還躺在菜筐里，不讓裝白菜，他說：“你們要裝菜，先裝我！”許多社員看了都不滿意，有人說：“裝你也得裝菜！”說着抱起白菜往筐里裝，劉麻子趕緊爬出來了。……

一場由大白菜引起的風波平息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勝利了。廣大社員的思想覺悟又提高了一步。

在通往北京城的柏油路上，四季青社的膠輪大車一輛接一輛，象條綠色的長龍，車輪撒着歡兒，“吼兒吼兒”嘶叫着。滿載的青幫綠葉的大青口白菜，在寬闊的大道上，散發着陣陣清香。

六、婦女高唱躍進歌

一九五八年，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號角吹響了。四季青的社員們和全國農民一樣，立即沸騰起來。八月二十九日，四季青人民公社成立了，全公社共擁有社員七千多戶，土地四萬畝。為了進一步發展溫室生產，公社建立了溫室專業生產隊。

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全體社員提出“艱苦奮鬥，改變貧窮面貌”的戰鬥口號。接着一個轟轟烈烈的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深翻種麥的生產高潮掀起來了。深秋的原野，到處是勞動的人群，到處是歡樂的歌聲。

溫室隊的二十二名婦女，不管是十七八歲的姑娘，還是四五十歲的婆婆，都積極地投入了這場緊張的戰鬥。在勞動

中，一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人们看见她们这般虎势劲儿，都啧啧称赞道：“妇女们真是咱队上的好膀子呀！”

李墨林更乐得合不拢嘴了，他说：“我们响应党的大跃进的号召，今年扩建了温室，洞子里光男劳动力忙不过来，妇女们也要进洞子干活啦！”

一听说要妇女进洞子，有些人就咬着舌根说起小话来，有个社员把脸拉得长长的，拐弯抹角地叹气道：“妇女进洞子，她们能干个啥？”一个老汉把烟袋往腰里一插，瞪圆眼睛大声嚷着：“妇女进洞子？倒霉事在日后哪！”

原来，解放前由于轻视妇女，温室里规定了一套清规戒律，根本不准妇女进暖洞子去看一眼，大大束缚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封建脑瓜的人们硬说妇女们把身上的“脂粉气”带进洞子里去，就会把秧子冲了，青蓬蓬的秧苗硬是不长瓜。因此，要有妇女到洞子里来，主人就赶紧跑到洞子门外迎接，让妇女在外边讲话。妇女要真的进去了，主人会撕破脸皮跟你大吵一架。

解放后，大多数人早就不讲那些鬼道道了。现在听见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又散布出冷言冷语，李墨林紧锁双眉说道：“还那么迷信哩。如今妇女啥不能干？开飞机的，使大炮的，驾铁牛的，造机器的，哪儿没有妇女？妇女咋不能进洞子哩？我们也该换换旧脑筋啦！”

听了李墨林的话，妇女们心里可乐开了花！妇女队长赵秀华说：“咱们不能怕闲话！队上这么缺人手，咱一定要好好干！给他们干出个样儿来看看！”四个孩子的妈妈郭淑芳说：

“不怕风搨舌头，让他们闲扯去，反正别让队上误活儿，咱使劲干咱的，也给妇女们争口气！”李振英也说：“干，不会的活儿，咱学，咱钻！没有学不会的活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妇女们进洞子干活了。洞子里的活茬都是很细致的，过去学个十年八载，还有出不了师的哩。妇女们刚到洞子里来，技术一窍不通，就连掏炉灰也不知道该咋下手，伸进铁锹去，噗噗一阵子，扬得满洞子尘土飞扬。挑一担水，摇摇晃晃，洒得走道儿上变成了稀泥坑！气得技术员说：“嫂子呀，往后，我们男的挑水，您就管开门儿吧！”妇女们心里凉了，郭淑芳说：“哟！就只能给你们当‘门塞子’呀”

技术员让妇女们点苗，她们开始不但点得不均匀，有人还把根子都给折断了！高的高，低的低，技术员不得不一棵一棵地另栽一次。

妇女们到了养苗房，这里摆满了花盆，每个盆里栽着两棵黄瓜苗，小苗长得肥绿绿的。技术员让她们“扞苗”^①，她们按照技术员的话，尽心尽意地挠土。松完土的花盆，又放得整整齐齐，横竖成行！她们想：这回技术员该满意了吧？

谁知道，技术员一进来，脸色气得一阵白一阵红：“哼！我宁可少要几个人，再不要你们这些姑奶奶们了！”

原来，摆花盆还有很多讲究哩！不只是把花盆摆整齐就行了，更重要的是盆里的两棵秧苗要排成东西方向。这样，

① 扞苗，就是把花盆里的土挠松。

两棵苗就能得到同样充分的阳光。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可有人一看洞子的活茬这么复杂，就发怵了，怀疑自己能不能学会。

李墨林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主动和妇女们在一块干活。一边干一边给她们做示范，并且告诉她们说：“妇女进洞子，这是新社会才能办到的事，刚进来，在活茬上，比起技术员来是差一大截子，这是很自然的。可咱们只要干，要钻，要练就行！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东洋大海！”有一个姑娘为难地说：“我们啥也不会呀！”李墨林笑了，反问道：“谁是天生就会的呀？”妇女们听了，都开心地笑了。

赵秀华提議說：“咱们要当生产上的有心人，干活时，先让技术员做出个样子；歇歇儿时，咱们仔细端详端详技术员的活茬，看看芽子是咋抹的，土是咋松的，蔓儿是咋绑的。”

看到妇女们诚心诚意地学，老把式们也实心实意地把手教。

该绑蔓儿了，她们学会了咋绕弯，咋结扣，可是老把式们绑起来，象飞针走线，眨眼就绑一棵。可妇女们呀拿着根马兰绕半天，急得满头大汗，一个上午也绑不了几道蔓。

赵秀华找郭淑芳商量：“他嫂子，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不，咱们自个儿多练练吧！”郭淑芳双手一拍：“三婶子，你说得对，练吧！人家歇歇儿，咱少坐会儿；人家下了工，咱晚走会儿，咱挤时间练！久练成熟，熟能生巧啊！”李振英喜眉亮眼地望着赵秀华：“三婶子，李主任不是说过，只要用心计，就没有过不去的东洋大海。咱练，咱钻，你啥时

练，可别忘了喊我一声啊！”

一天，大家都休息了，男社员都坐下来抽烟。副队长一转身，妇女们都不见了。他怕起歇时误了活茬，便到处跑着找她们。到一排洞子里，见妇女们围在一起，用马蔺在槌条上绕了拆，拆了绕，……副队长哈哈地笑了。原来妇女们拿槌条当样子，练习绑蔓哪。

瓜秧长高了，碗口一样大的叶片铺开，蓬葱葱的，几天不浇水地就被蒸干。李墨林对妇女们说：“往后，要浇大水了，乍一挑水，有困难，咱们要顶得住！克服困难呀，好象爬陡坡，害怕它，就会滑下来；咬紧牙关，就冲上去了！”妇女们都说：“主任放心，再累再苦，我们也顶得住！”

妇女们和大家一起挑水了。才干了一天，就一个个浑身酸疼。晚上，赵秀华躺在炕上，觉得浑身散了骨架般的疼！她想，肩膀疼了，就不干了？这哪儿象个干部呢？当个干部就要象李墨林一样，带头儿干！得学真本事呀！妇女们退了坡，队上的劳力又不够用了。忙时，还是顾不过来呀？干！一定得顶住！

赵秀华把自个的想法跟姐妹们说了，郭淑芳对她说：“咱们都是苦堆里爬出来的，能被这点苦头吓住吗？”李振英把脸绷得紧紧的：“这点苦算个啥？腰板一挺就过去啦！”大家都说：“就为挑水，难道把我们关在洞子外边？整天还是回到家里围着锅台转不成？我们一定要冲过这一关！成为暖洞子把式！”

第二天，还没等上工，赵秀华和全体妇女都到洞子里来

了，进了洞子就挑水。压肿了的肩膀一挨扁担，疼呀，疼得象针扎！可是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互相勉励着，使劲挺住，挑起水桶，小跑起来……。

就这样，她们很快就掌握了温室全套技术，顶住了温室队里的半边天。

七、颗颗红心向太阳

公社化以后，温室生产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六一年秋天，公社拨款修建了八百间半固定性的砖墙温室，彻底消除了由于土墙倒塌所造成的危害，保证了温室蔬菜的稳产高产。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党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深入，社员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热爱集体、以社为家的无产阶级思想，已经开始形成风气。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和光辉前途。

一九六三年八月的一天下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夜里，在睡梦中的社员们，突然被“轰隆轰隆”的雷声惊醒。李墨林翻身下床，走到院子里，这时天阴得象锅底一样，暴风夹着雷霆，从屋顶和树梢上滚过，整个天地都象要动起来。紧接着，大雨就象瓢泼一样倾泻下来。东方已经发白了，风雨还没停息。他担心温室的棚顶会把柁压断，就冒着雨，到温室去检查。他刚检查了两道温室，就看见队长常文玉，组长李文治、刘长祿等几个人，也在另一边仔细地查看。李墨林看见他们就走过去。刘长祿抬头望了望阴沉沉的天说：

“老李呀，这雨一天半天停不了呀！”常文玉說：“我看得把頂棚上的土落下来，要不这样下去很危險。”李文治喘着气从后边轉过來說：“任煥英組的洞子已經塌了一間，有的柱子也往下沉了。”几个人一商量，认为必須馬上落土，不然，压断了杉篙，砸碎了頂棚下的玻璃窗，就会造成更大的損失。他們研究后，决定分头去召集社員，立刻动手落下这八百間溫室頂棚的泥土，搶救溫室材料。

这时，家家戶戶都正在做早飯，飯早的人家也刚刚把碗筷摆在飯桌上。可是一听說搶救溫室材料，不論男女老少，都冒雨向溫室奔去。妇女队长赵秀华才把米下到鍋里，一听見消息，順手就抄起一把鉄鍬，与女儿春英跑来了；王宝全刚端起碗，听說有的溫室塌了，撂下飯碗就往外跑。沒有一袋烟的工夫，就来了八十多人。他們按照来到的先后，四个人一組，随来随干。社員們一个个真象是入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在滂沱大雨中登上棚頂，揮舞鍬鎬，大干起来。

雨越下越大，傾斜的頂棚上合成一摊烂泥，滑得站也站不穩，社員們用鉄鍬艰难地一鍬鍬把烂泥巴剷下去。这样的活儿，干一会儿就是通身大汗。赵秀华原来披着一个麻袋片，干了沒有十分钟，里边被汗湿，外边被淋透，重得足有八九斤，她一扭身把它扔得老远，这下干起来可利索了。不少人越干越猛，后来索性脫掉褂子，光着膀子鏖战。大雨如注，汗流浹背，狂风卷地，鍬鎬齐鳴，已經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汗水，哪是风声，哪是鍬响了。

社員們从早晨七点一直干到十一点，八百間溫室的材

料才全部抢救出来。这时，雨还在嘩嘩地下着，可社員們心里好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們高兴地說：“老天爷想反咱們，到了叫咱們把它鎮住了！”这时，李墨林高声喊道：“抢救任务胜利完成了，大伙都回去吃飯吧！”这一喊，大家才感觉到肚子确实餓了，因为他們都还没有吃早飯呢！

吃过飯，副队长魏福庆撂下飯碗就来到办公室。他担心这里会漏水，就前后左右，屋里屋外仔細地查看。突然間，他听见隔壁仓库里有滴滴答答漏水的声音。一看，仓库門还鎖着！他可急了：那里面有許多菜籽，要是着了湿，都得出芽子，以后的生产就会受很大的影响。可保管員沒在，怎么办呢？他轉呀轉呀，轉了半天，一眼看到个鉄杆子，就掄起来，一下子把鎖敲开，手都震破了，但他并没有觉出疼。打开門，一步跳进去，脫下身上的褂子，盖在菜籽上，一趟一趟地把菜籽都扛到别的屋去了。沒多久，仓库里就存了很多水。保管員急着赶来，感激地对他說：“老魏呀，你算救了咱队下年的生产了！”老魏淋成个水鸡似的回到家，老婆儿見他这副样子，就叨唠开了：“你呀，我光給你洗衣服都洗不过来！瞧你是为什么許的？”老魏笑了：“为什么許的？为生产許的唄！”为当队长，老两口子总磕嘴碰牙的，老婆儿說：“非当队长不行，操心費力的討不上个好，当个老实巴交的社員得啦！”老魏說：“你的脑袋就是不开窍！咱穷人不当干部，你說說，让地主、富农来当？”老婆儿說：“你能，你能，看你能到天上去！”老魏說：“能不能不用說，咱当干部是大伙选的，坏人想当还当不上哩！……”老婆儿信服地打心里高兴，再沒开腔了。

在断断续续十几天的暴雨期间，干部社员们谁都没有睡过个囫圇觉儿，他们都在为集体的财产日夜操着心，生怕有一点闪失，影响了冬季对首都的蔬菜供应。

四季青温室队不仅每年冬天供应首都大量鲜菜，而且还在品种上，尽量设法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李墨林从公社出来，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他骑着自行车走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想着公社党委书记的话。他是参加各大队汇报支援灾区蔬菜的会议的。开完会，公社党委书记叫住他：“老李呀，今年咱们温室多搞点品种吧！市民觉得冬天的菜单调些，我们要坚持为城市服务的方针。不是搞了些扁豆、青椒了吗？再搞些香椿，你看怎么样？”这正说中李墨林心怀。是啊，香椿是缺呀！前几天，从城里还来了个采购员，说要买香椿。人家老远的跑来，说个没有，心里可不是滋味哩！他觉得对不起客人似的，于是蹬车领客人到巨山农场去了，可是那儿也没有。最后，只得让客人空着双手回去了。李墨林想着想着，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对，一定得囤香椿！满足市民的需要！”可是，社员们能同意么？因为囤香椿比起种黄瓜、西红柿来，至少要减少一半的收入。他心里很嘀咕。

当天晚上，他就召开了队委会，并且邀请了几位老把式参加。会上，他首先把上级党委的指示说了一遍，他说：“这几年，全市都不囤香椿了，咱们四季青公社，国家一贯重视和支持，我们考虑，要做到国家和市民要啥有啥，绝不能叫短了样儿！”他怕有的人只从收入上打算盘，就接着说：“囤

香椿是比不上种黄瓜收入大,弄不好,还許賠了錢。可咱不能只算經濟帳,还要算政治帳!”李墨林刚落話音儿,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开了,出乎意料之外,絕大多數人都支持圍香椿,队长常文玉第一个发言,他說:“咱們溫室队生产,不能光考虑錢,只要国家和市民需要,賠点錢也得干!咱要有全局观点,要从大的方面看!”妇女队长赵秀华說:“咱們的家底是国家帮着垫起来的,咱不能只顧集体,不顧国家!个人要服从集体,集体要服从国家!”老把式們都說:“如今城市需要香椿,我們就應該种它!”最后,党支部副書記刘俊江說:“咱們来开会的都是队里的骨干,群众有不通的,回去解释解释,多从政治任务上来考虑,帮助大家树立全局观点。……”

第二天,队长常文玉到羊坊店买香椿条子去了,李墨林領大家在队上打洞子。三天光景,香椿洞子打好了,条子也买回来了。社員們一見那条子,有些人就泄气了:“这是香椿条子?哼,一根根的,烏架子!”

李墨林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說:“圍香椿可不能凭模样,別看样儿不强,可能长出噴噴香的叶芽!咱圍上它,国家啥时要,咱啥时有,这比什么都痛快!”

香椿条子圍下去后,透水浇过了,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可是条子上还沒出芽儿,頂芽,是决定香椿产量的呀!莫非条子当真沒选好?这不仅是浪費了集体财产,重要的是再有人来买,又得扑空了!不算經濟帳,政治帳也算不成了。李墨林心里象墜了一块石头。他走路也想,吃飯也

想；晚上人們都睡下了，他獨自到香椿洞子里去察看。終於發現條子不出芽的原因，是由于老把式們怕條子干，囤得深了點，地溫又低。於是李墨林和大家趕緊把埋條子的土扒淺了，又加了溫。香椿芽終於鑽出來了！嬌嫩翠綠，散發出一陣陣清幽幽的香味。

在一個雪後初晴的早晨，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來到溫室隊辦公室拿出菜蔬公司的介紹信遞給李墨林，說：“我是國營飯店的，我們為買香椿，跑遍了北京各菜站……”

一聽說賣香椿，有人就悄悄議論開了：“香椿剛出芽，還不到賣的時候哪！”李墨林看了看那個同志的介紹信，說：“既然你們急需，就給你們辦。要多少？”

“一斤就行了。”

李墨林和社員們小心翼翼地吧辦下來的香椿捆好，稱了稱份量，雙手捧給客人：“往後你們缺啥，儘管來拿，我們保證供應！”

客人眼里閃着感激的目光，說：“再有難處，一定來求你們！……”他把香椿包好，喜笑顏開地蹬車走了，老遠老遠還回過身來，向李墨林和社員們招手致謝。大家看着客人漸漸遠去的背影，胸窩里暖煦煦的。這時，東方的朝霞更瑰麗了，縷縷霞光映紅了西山，映紅了四季青公社的田野。

八、種子撒遍全國

李墨林用大小刺瓜雜交成功的北京刺瓜，是一種優良的黃瓜新品種。它不僅在全國各地被廣泛地採用着，而且

在我們的近邻朝鮮的土地上开花結实，在蒙古烏兰巴托郊区的农場里繁衍着代代子孙。在我們的国家，一旦人們用艰苦的劳动和智慧創造出了新的品种，它立刻会成为全民的财富。而在解放以前，甚至一粒小小的种籽，都成了剝削階級剝削人民的工具。

溫室队党支部副書記刘俊江，曾經給西郊有名的地主“菜花李”家扛过长活。这家地主有几种很好的蔬菜品种，但却死死地垄断起来，作为“专利品”，不肯外传。他的大刺瓜条儿大，把儿长，产量高，他种的洋白菜也很好。为了防止別人用他的洋白菜打籽，每年收获洋白菜时，总要在每棵菜疙瘩上砍三刀，使它不能再滋杈开花。他的菜花，不窜高，不长莲，一年两茬，产量大。在市場上，他的菜花卖的价錢很貴，还最受欢迎。所以这个地主得了“菜花李”的綽号。每年打籽时，他把阳畦打在他的窗下，抬头就能看見。为了防止串种，就用紗布隔离开来。籽种快要成熟时，白天他老婆坐在阳畦边納鞋底，亲自看守；晚上盖好玻璃苫以后，要在阳畦边拴一条狗守卫着。打下了菜籽，他要亲自保管，只传儿子，不传閨女，女儿出嫁也不能把菜花的籽种带到婆家去。

这样的事，在旧社会里实在是太多了，而在新社会里，四季青溫室队每年都要拨出十几亩地，专门繁殖他們培植的优良蔬菜品种，寄給任何一个前来索取的人，仅一九六三年一年，溫室队就寄出了各种菜籽八十多斤，分送給不相識的工人、农民、战士、教师、科学家以及紅領巾园艺家。

在过去，不只种籽，連种菜技术也是不能随便传授給人

的。“同行是冤家”，人家都怕教会了别人，反而打掉了自己的饭碗。温室队的王德山老汉，曾经给地主扛过十几年长活，在温室里挑水、挑煤、掏炉灰。已经成了老头子，还在当“小伙计”，因为他没有学会技术活，不能当“把式”。

四季青温室队的社员们，在党的不断教育下，在阶级斗争的长期锻炼中，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私、保守等落后思想，进行了严肃地批判和斗争。现在他们想的不再是自己的家庭儿女了；他们站在四季青的土地上，眼睛却看着全国全世界。温室队，可以说是一座没有牌子的温室技术学校。不仅在队内，老把式毫无保留地教青年们学技术，热情培养接班人，就是对多不胜数的参观者和实习者，他们也把自己多年来探索到的温室作物的秘密，毫无保留地热情地向他们讲个一清二楚。一九六〇年冬天，全体温室队的社员，还每天座谈、研究，在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总结出系统的经验，编写出《温室蔬菜栽培》一书，交给出版社出版。并且拍摄了《温室黄瓜》的科教片，在全国各地放映。

舍己为公、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已经在四季青公社温室队扎了根儿。他们还是在十户小社时，就派出了两名技术员到抚顺，去帮助那里发展温室蔬菜生产。十几年来，已经先后派出三十多名技术员，到北京郊区、河北、山西、内蒙、上海、山东、安徽、新疆、辽宁、黑龙江等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传播温室技术。

一九五六年春天，应合肥市农林局的邀请，温室队的社

員刘俊兰，来到这个市的南郊江淮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合肥市郊区只有十二間溫室。种了几年，也沒有結出果实。只能用来育苗。

刘俊兰来到江淮社以后，首先去看溫室。他見这里的火炉炉身高，炉炕沒有坡度，不合乎溫室火炉的規格；土质也不太好，都是黑胶土。他又了解到当地冬天的气温，一般都在摄氏零度左右，最低也不过零下五度。春秋两季雾多雨多，下半天雨就得排水，一星期不下雨就得抗旱。刘俊兰想，管理溫室，就靠掌握好“水、火、风”，合肥跟北京的自然条件有这样大的差别，加火就不能太冲，浇水就不能用壟沟，只宜用壶浇。根据調查的結果，他提出改修火炉，加强技术管理的建議，并且亲自动手，砌了一个标准的炉子，說明它的尺寸、規格和好处。市农林局非常重視他的意見，立即在江淮社开了現場會議。在会上，他詳細地讲述了建筑溫室和作物栽培的技术，一边讲一边作示范，根根梢梢都讲到了。社員一边听，一边不住地“嘖嘖”称赞道：“不愧是北京来的技术員啊！”

这一年，在刘俊兰的帮助下，合肥郊区的溫室，一下子就发展到四百二十間。

开始育苗了。有的农民直搖脑袋，說什么“大冬天在屋里种菜？不見阳光，不通空气，連洋白菜也长不好，还想結黃瓜？那不是鬧着玩嗎？”有一个老农看見社員們修建溫室，走过去，問社員們：“听說你們要让溫室結黃瓜，是真的嗎？”社員們对他說：“这还假，北京来了技术員，这回要让你老开开

眼了。”老农“哼”了一声托着自己半尺长的胡子說：“你們要在冬天結出黃瓜來，我把胡子輸給你們！”

可是溫室的社員們並沒有被這些冷嘲熱諷所吓倒，他們在劉俊蘭的指導下，精心管理秧苗，打破了當地不插黃瓜架的習慣，為四十間溫室黃瓜全插了架。不久，瓜蔓爬滿了架，架上綴滿了瓜，一條條頂花帶刺，都有一尺多長。附近的農民，聽說溫室里長出了黃瓜，都懷着好奇心來參觀。那一位賭胡子的老農，在參觀後，果然刮掉了胡子，他說：“毛主席領導的年輕人，能把冬天變成夏天，我這老頭子也要返老還童，我又多活了一世啊！”

劉俊蘭在合肥工作了三年多，在那里培養了一批溫室技術人員。他從北京帶去的西紅柿、黃瓜、大小青椒、茄子、四季豆等優良品種，都在那里開花結果了。他返回北京時，合肥郊區的溫室已經發展到一千七百多間了。

在劉俊蘭去合肥不久，四季青社又接到內蒙古自治區求援的信。當時呼和浩特市和包鋼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儘管郊區新建了一排排溫室，但建築和鋼鐵工人在冬天却吃不到鮮菜。社里派李墨林親自把溫室技術送到北國草原。

李墨林先到了呼和浩特。他一下火車，只見茫茫的原野上，鋪滿了一尺來厚的冰雪，怒吼的北風卷着雪片迎面襲來，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他想，在這樣嚴寒的地方搞溫室，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啊！但李墨林一點也不怵，他決心要使溫室里的蔬菜在冰雪的草原上開花結果。想到這裡，他興

奋得浑身充满力量，迎着风雪，他向农业社大步走去。

在这个农业社的温室里，他看到，刚定植不久的黄瓜苗，瓜蔓是绿的，叶子却干了。社员们一个个都急得里走外转，就是找不出原因来。眼看今年的黄瓜又完了。一听说北京的老模范来了，社员们都高兴地跳起来，他们一下子把李墨林围了个不透风，问寒问暖。老李急待知道黄瓜苗的状况，社员们就簇拥着他来到温室。李墨林看了看一棵棵半死不活的瓜苗，又把温室四围观察了一下，心里琢磨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症呢？是缺水吗？地里还湿漉漉的！是缺火吗？温度也不太低呀！他左思右想，觉得可能是土壤问题。他把手插进地里，感觉并不热；抓起一把土闻了闻，也没有邪味，就问：“是不是施了肥田粉？”技术员说：“没有！”李墨林疑惑地把土块放在嘴里咬了咬，又用舌头舔一舔，有股酸涩味。他断定是施化肥过多了，决定用大水浇。他提起水壶给每棵瓜苗浇了三斤水，第二天又浇了一遍，并对技术员说：“有的瓜秧会烧死，有的可以缓过来，得重新泡点籽，准备补苗。”一个社员说：“李师傅真愣！人家明明说不是施了化肥，他还浇这么大水！”

过了几天，果然有一些瓜秧缓过来了，绿莹莹的瓜叶舒展着，显得很有生气。泡上的瓜籽也出芽了，不久就定植在菜畦里。

李墨林跟这里的社员混熟了，就进一步了解，黄瓜地里究竟是不是施过化肥。了解的结果，原来，温室地里上一茬庄稼施过不少化肥，由于水没浇到，肥力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直到这时才使上劲，黄瓜背了伤，社员还蒙在鼓里。

离开呼和浩特，李墨林来到包头。他被热情地安置在专家招待所里。老李在温室里睡了半辈子，就是现在他仍然住在队部存放蔬菜的储货室里。每夜都要起来到暖洞子里检查室内的温度和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哪里能踏踏实实住在招待所里？他和当地的同志一再交涉，才搬到社员家里去住。

李墨林来到包钢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解放菜园，看见这里的温室跟北京的大不相同：炕道很宽，火炉只有五块砖高。因为炉身矮，炉膛小，每次只能添一两锹煤。不一会儿就得添一次，所以每人只能管一两个火炉子。炉子里烧的都是烟煤，温室里弥漫着一层烟雾，这对植物的生长很不利。输送暖气的瓦管也很细，直径只有四寸。再看菜畦里，更使老李惊奇，一排排黄瓜架都是南北向搭起的，中午的阳光不能照射到大面积的瓜叶上，只有顶端的枝叶能见到阳光。

李墨林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断地思索着。最后，他跟温室的李队长商量，建议把煤末与泥土掺合，打成煤坯，添在加高了一倍的炉膛里。这样，一个人可以管五个火，还能消灭煤屑和烟雾。李队长一听，高兴得满口答应。为了保持洞子里有足够的温度，李墨林和社员们从田野里找来了一捆捆麻秆，插在炕道上，用纸糊好，使炕道窄了二尺多；又捡了许多牲口粪，蒙在温室的顶棚上，很好地起到了保暖作用。他还设计增加了一道火管，这样，室内的

溫度問題就解決了。

南北向的黃瓜架怎麼辦？李墨林考慮了許久，還是建議把剛開始生長的瓜秧拔掉，重新泡籽定植，改搭成東西向的瓜架。社員們都同意，他們說：“對呀，露地種黃瓜，也沒有搭南北架的呀？”說着，大家就動手拆架拔秧。這時，有個社員提出來“熱氣從火管子放出來往南走，正好烘着瓜葉，也不妨搭個南北架試一試！”李墨林說：“好啊！可以搞個對比試驗，看看到底怎麼辦好。”于是就留了幾個南北向的瓜架。

經過這一系列的改革，整個溫室起了很大的變化，菜苗生長得黑綠茁壯。重新定植的瓜秧，也很快就超過了南北架下的瓜秧。那個主張試驗南北架的社員這時也不得不在事實面前心服口服了。

在李墨林離開的時候，經他幫助定植的黃瓜，枝蔓已經爬滿了架，一條條長長的北京刺瓜，綠得象翡翠一樣，在瓜架上垂挂着。社員們滿眼閃着感激的目光，依依不捨地送走了北京的親人。

從長江兩岸到長城內外，從東北林海到西藏高原，從烏金滾滾的礦山身旁到煙囪林立的工業城市，到處都可以看到“四季青”式的排排溫室。正是這樣的湛青碧綠、銀光閃閃的溫室，把祖國的錦繡河山，裝飾得更加多嬌了。

現在，四季青公社溫室隊，有六十二畝菜田，一千一百多間溫室，一百二十三個勞動力，每間溫室平均產菜三百斤，比解放前增加了十倍，每年為首都人民生產三十多萬斤的溫室蔬菜。但社員們並不滿足已得的這點成績，他們還

有一个宏伟的理想，就是要把冬天变成春天，把北国变成江南，让首都和北方的人民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目前温室生产的蔬菜，成本是比较高的，还不能适应广大市民的需要。他们正在研究如何降低成本，提高产量，为首都人民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温室蔬菜。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更大规模的生产跃进高潮的到来，四季青温室队正遵循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昂首阔步前进！

（中共海淀区委宣传部整理 张培力图）

塞外紅花向阳开

——記延庆县康定公社太平庄大队

党支部书记杜蓮英

杜蓮英，是延庆县康定公社太平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有人叫她“太平庄的穆桂英”，外村人说：“太平庄什么工作都先进，是因为人家有穆桂英挂帅。”这话传到杜蓮英耳朵里，她很不同意。她说：“村里工作有点成绩，那是因为党的领导，有大伙的努力，不能把功劳记在我的名下。要是没有党，我这个旧社会当童养媳妇的，能有啥出息！”

这可是她的真心话，杜蓮英这棵旧社会的苦苗苗，在旧社会里受够了苦，是党把她救出了苦海，她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沐浴下才茁壮成长起来的。

（一）家破人亡血泪仇

财主凶似虎

杜蓮英自小是昌平县南口杏树湾人。家里几辈子都是透底的穷。到她爷爷那一辈上，扛活打短，还是糊不住一家

人的口。杜蓮英的爷爷倔强地对一家人說：“搬家，搬到山里去，荒山野岭里没有財主，刨点荒地种种，凭力气总能挣碗饱飯吃！”就这样，挑着两副担子，一家人进了山。

到了山里，才知道这儿也是財主的世界，漫山遍野的荒地，財主都說是他們的。没办法，杜蓮英她爷爷只得还给財主家扛活。累死累活一家人还是不能糊口。不久，年老的爷爷含恨死去了。她爹也累得腰弯背驼。媽媽和姐姐除了给地主打短工，还得上山挖菜打柴。就这样，一家人还是連糠也吃不上。

那年春天，杜蓮英家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借了王家地主几块钱，三分大利。誰想到秋收完了，帐算下来，工钱一个沒拿到手，反倒欠了他三块钱！大年三十財主来要債，逼死逼活，直逼到半夜，高低不走，杜蓮英的爹实在沒法，只得說：“我是实在沒有哇，你看我屋里有什么值錢的，你拿上走吧！”財主一双狗眼骨碌碌地轉了几圈，見破土炕上放着两个麻袋片，四个杳見空空的。实在沒东西可拿，才恶狠狠地从牙缝里吐出两个字：“穷鬼”，說完悻悻地走了。

家里穷得揭不开鍋，杜蓮英的爹实在沒法，就向刘家地主攬了条牛，让杜蓮英放。从此，杜蓮英就成了地主家的放牛娃。有一次，牛犢撒野跑丢了，她到处找，荆条划破了手脸，碎石扎进了脚心，也沒找到牛。这是財主的牛啊，杜蓮英知道，它比自己的命还值錢！她急得抱着小树哭起来……。后来牛犢总算找着了，杜蓮英也被解僱了。牛放不成了不說，工钱也被扣下了。可怜八岁的杜蓮英，风里来雨里去，

白白地苦受了两个月，一个錢也沒拿到。一家七口总不能坐在炕上等死啊！杜蓮英爹狠了狠心，五斗高粱把十四岁的杜蓮英的姐姐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一家人瞅着这点卖身錢，眼泪象断了綫的珠子，誰能咽得下飯啊！可狠心的地主听說了，立时就来逼債，五斗高粱就让他搶走了三斗。哎，在这野兽狂嚎的荒山野岭里，财主的心比野兽还狠哪！十几年前两副担子进了山，十几年后只一副担子就出了山。全家人又逃到了南口。

被 逼 討 飯

钻山沟，走南口，逃到哪儿也逃不出財主的手。杜蓮英的爹整天奔跑着找活路，碰上有人雇就给人家打打短工，没人雇就到附近車站上去拣煤焦，弄几个錢，买些豆皮、糠谷，合在烂菜帮子里煮煮吃。吃了这种东西一連五六天都拉不出屎来。孩子們一个个肚子脹得老大，不几天，娘儿几个就都病倒了。

正赶上那年夏天連阴雨，杜蓮英的爹打不上短工，急得围着滿炕的病人团团轉。杜蓮英眼看着媽媽、妹妹病得那样，爹又急得坐立不安，她的小心眼里，就象钻进了一窝大馬蜂，螫得好疼啊！这九岁的孩子，象大人似的暗暗地抹干了眼泪，悄悄地拿了个破籃子，溜出了家門。

杜蓮英想去要点飯，可她一看見財主家的高門楼，一想起財主那凶狠的样子来，就不敢迈步了。不去又怎么办呢？她給自己壮了壮胆，推开了財主家的大黑門，誰想到刚迈

进大門，一只大黃狗“汪”地一声叫了起来，一个地主婆聞声而出，她一看見杜蓮英，就捂着鼻子尖叫着：“哎呀，可了不得啦，臭要飯的进了門啦！”財主听見婆子大呼小喚的，急忙赶出来，指着杜蓮英破口大罵：“他媽的，穷鬼，給我滾，滾！”杜蓮英吓得直哭，一边往后退，一边上句不接下句地哀告：“俺爹……俺娘……俺妹子……沒吃哩……”財主一听三步并作两步窜过去，狠狠地給了杜蓮英一脚，罵道：“这給你爹！”接着又是一脚：“这給你娘，給你妹子，給你祖宗……”杜蓮英被踢出了地主家的高門樓。

出了地主家的門，杜蓮英把那黑漆門樓死死地盯了几眼，她把这仇記在心里了。她抹了抹眼泪，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大街走去。街上，买的卖的可熱鬧呢！她挎着破籃子，向一个菜攤走去，刚蹲下身子要拾那烂菜帮，“噠”，一只大皮靴直冲她的脑袋踢过来，杜蓮英被踢得眼前直冒金星，一下倒在菜攤边。“小死猪，拾什么！”一个滿口大黃牙的日本鬼子兵吹胡子瞪眼地罵着，伸出穿着大皮靴的脚又朝杜蓮英的破籃子踩去，一下就把籃子踩成了烂餅子。街上好多人看到帝国主义者这样欺負中国人，都敢怒不敢言，只有那些店鋪老板們跟着打哈哈。杜蓮英忍着疼，吞着泪，就想往家走。但她突然想起两手还是空的，而一家人正等着她要回去点东西救命的时候，她就想，自己再挨打，再受气，也得忍着啊！絕不能空手回去。她想到鋪子里去兴許能要着点？杜蓮英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她忘掉了身上的疼痛，向一家鋪面走去。

“老爷！可怜可怜吧！……”杜蓮英不敢进去，站在門口低声地哀求着。“噹”地一声，一根大骨头棒子正飞到杜蓮英的脑門上，随后飞来的是一連串的臭罵：“他媽的，老子背了运，碰上这小叫花子，你滾，拉了屎还留着喂狗呢。滾！”杜蓮英一个趔趄撞在門框上。这时店里奔出了一个小小少爷，一把揪住杜蓮英的头发按住她的脑袋沒命地往門框上撞。刚才那个人高兴了：“好！好！这才象个少掌柜的！記住，对这些穷鬼就得这么治他們！”

回到家里，杜蓮英一头扑在娘的怀里哭开了，娘看見閨女被打得鼻青脸肿，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她紧紧地摟着苦命的閨女，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儿。娘撫摸着孩子的伤口說：“蓮哪，再也別去要飯了，娘不餓！咱們就是餓死，也不去求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啊！”

骨肉分离

吃沒吃，喝沒喝，杜蓮英的二妹妹病得皮包骨头，娘躺在炕上起不来，爹愁得整天长吁短叹。再这样下去，就是大人也撑不住了，更甭說孩子了。一家人正在沒办法的时候，人贩子就来趁火打劫了。这些人贩子当时住在南口車站，專門东查西訪，找那些光景过不下去的穷人家，又哄又騙地把孩子拐走，用烂菜剩飯养大卖到妓院去，或卖到工厂去当童工。杜蓮英家就被这群吸人血的东西围了門，一来就坐到半夜，老賴着不走。这个說，“看这些孩子怪可怜的，跟了我去吧，也让他们拣条命，我还可以給你俩錢使。”那个說，

“养这么多闺女干吗？他们早晚也是脸冲外的人，你们就早点打发了算了。”你一嘴他一嘴的，硬逼着杜莲英的爹娘卖儿女。

他们看上了杜莲英，指着名专要买她。一进门就问：“你二闺女呢？”还拉住杜莲英说：“瞧你穿得破破烂烂的，露着脚丫子。跟了我去吧，给你做身花衣裳！”杜莲英把手一甩说：“俺不稀罕那个，在家饿死俺也乐意。”杜莲英的爹娘怕他们真把杜莲英拉走，一到晚上，就让她藏到姥姥家去。

人贩子今天逼明天逼，那些话把做爹娘的心都戳烂了。可是，孩子们饥饿的呻吟声也让爹娘心碎啊！

一连好几天，杜莲英爹找不到活干，家里整天揭不开锅，他想，就这么等死吗？心一横，让孩子跟了他们去吧，说不定去了还是条生路。杜莲英的三妹子、四妹子都先后让人拉走了。杜莲英娘怕杜莲英也让他们拉走，就把她给了延庆县太平庄她姨家做了童养媳。说好先在家呆些日子，跟娘做伴。不几天的工夫，一家人就象遭了大水冲一样，东的东，西的西了。

卖了两个孩子，杜莲英娘整天啼哭。过去一炕孩子，现在冷冷清清的；怎么不让做娘的心疼呢！

晚上，杜莲英躺在破炕上，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怎么也睡不着，只听爹在叹气，娘在抽泣，弟弟在梦里喊着饿，这一切声音，都扰得这个小小的心灵里一直不安地翻滚着，她经常重复着爹的话：“哎，这世道，这世道就算没咱穷人的活路了……”

爹死母瘋

卖了孩子，家里就象死了人一样，冷冷清清的。杜蓮英的爹看看娘儿几个都病歪歪的，連碗糊糊湯也喝不上，就想进山去打点柴卖，换点吃的。可是进山打柴，連口吃的也沒有，杜蓮英爹就向邻居借了点錢，买了点吃的，拿着就走了。

他边走边吃，暫且垫垫飢，进山好干活。过铁道时，一不小心把吃食掉了，穷庄稼人这点吃的也是借錢买来的呀，怎么能就扔了？他刚弯腰去拾，猛然背后大吼一声：“好大胆，你敢在老子眼皮底下偷道釘！”接着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一个凶煞神似的路警“啪、啪”地就打了他两个嘴巴子，并且叫道：“到局子里去！”不由分說，連推带搽地把他带走了。

第二天，杜蓮英爹被五花大綁，前拉后推地带回来了。伪警們扛着大鍋，說是来搜赃。翻盆倒罐，滿院子乱刨，也沒翻出半枚道釘，就又把他抽着打着带走了。杜蓮英娘在炕上哭得死去活来，两只手乱抓乱搔，只剩喘气的份了，杜蓮英哭喊着追上去，抱住她爹的腿死不放手。伪軍警們踢她，打她，她全不顾了，她知道，要是沒了爹，一家子都完了。可是她爹被捆得死死的，正要跟她說什么，一个伪軍警搶过来，猛地掰开杜蓮英的手，順勢一甩，杜蓮英被摔到几尺以外。她哭喊着爹，可是，爹早就被带远了。

害着重病的杜蓮英的娘，爬东家走西家，借了十五块

錢，托了三層人，才算把杜蓮英爹保出來。他被整整折磨了五十天。灌辣椒水，壓杠子，把人折磨得不象樣子。杜蓮英到處跑着去借吃的，還要照顧爹、娘和小弟弟。這個連她爹都挑不動的生活重擔，一下全落到她這個十歲孩子的身上了。

她爹這一病就是三個月，剛好一些，就又東家扛長活、西家打短工地去賣命。不幾年就被折磨死了。臨死時，他哆嗦着拉住杜蓮英的手，艱難地說：“我，是不行了……咱家的日子，過不下去了……願憐着你娘，拉扯拉扯……你兄弟……，爹對不起……你們……”杜蓮英含着淚對爹說：“爹！你放心，只要我餓不死，就餓不死我娘，我兄弟！”她爹又掙扎着睜開眼睛，斷斷續續地說：“不用……買棺材……找個……席頭……抬……抬出去……”說到這，老人的牙關緊了，眼直了。這個給財主當了一輩子牛馬也沒吃過一頓飽飯的老人，就這樣扔下了親人去世了。

杜蓮英爹死的第五年，國民黨抓兵，到處燒殺搶劫。她兄弟那年才十六，正在財主家干着活，就被抓走了。杜蓮英娘瘋了似地往車站上跑，跑到車站上，她拼命往前擠，攔路的那些黑狗子用槍托打她，用鞭子抽她，她全顧不得了，等擠到前邊，火車已經開走了。她立時就急瘋了！披頭散發，瞪着兩個掛滿血絲的眼睛，到處呼喊着：“你們還我的兒子，還我的兒子呀！”舊社會逼得她賣了三個女兒，舊社會奪走了她丈夫的生命，現在又張開血盆大口吞下了她的兒子。一家人死的死了，瘋的瘋了，被抓被賣，七零八散，把杜蓮英逼

得沒了法子，她叨念着：“这世道就簡直沒咱穷人的活路了，哪年哪月咱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二）一心向着党

盼 八 路 軍

杜蓮英十六岁与徐連祥結了婚。他們有十亩孬地。公爹、丈夫和她总共三口人都是好劳力。按說日子應該好过些，可是在那个年月里，十亩孬地一年才打七石粮食，交了这个捐那个税，囤底就快干了。不得已公公只好給財主扛长活，丈夫除做那几亩地，每年还要抽四个月出去打短工，就这样，一家人也还是混不上飯吃。没办法借了村里富农徐廷闊家二十多块钱和两石粮食。再加上欠着官府的地亩錢，逼得公公、丈夫大年三十跑出去躲債，把杜蓮英一个人留在家里。要債的一来就冲着她又嚷又罵。

杜蓮英心想：“难道我生来就是穷命？带着个穷根走到哪儿都一样受穷？这一輩子就永远沒有个好过的日子了？”不久她听人說西边山里起了八路军。还說离太平庄不远的海崂山上有了八路军，杜蓮英不知道什么是八路军，她到处打听。后来才听人說八路军就是从前的紅軍。这下子她可高兴了，她听爹說过，这种軍隊开仓济貧救穷人，专和地主老財作对。从此她心里亮堂了，身上也象有了劲，她黑天白日地盼，象盼救命星似地盼着八路军早一天来到太平庄。

一九四五年六月的一天中午，在村里的一些人中間，暗

暗地传着一个喜讯，說八路军来了，在村北庄稼地里。杜蓮英听到消息，乐得心里象开了花，沒等吃完饭就把碗一放，往村北庄稼地里跑去。到了庄稼地里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当兵的，后来她在渠边老玉米地里看到两个面生人。他們头包白手巾，身穿小白布衫，和咱庄戶人沒两样。杜蓮英疑惑地問：“你們就是八路军？”那两个人笑着点点头，杜蓮英心里可高兴了，她急急忙忙地說：“你們人馬啥时候来？我們早盼着你們了！”她沒等人回答，搶着又問：“你們餓不餓？我去給你們弄吃的去。”說着轉身就要走，这两个同志立刻把她劝阻了。原来这两个同志是去別村从这里路过的。当他們要走时，杜蓮英千嘱咐万嘱咐要他們快到太平庄来。直到那两位同志走远了，她才回家来。

以后，八路军黑夜經常从村北过，上怀来县去打敌伪軍。杜蓮英的公公和丈夫，常給八路军带路，她自己也常烧水做飯象招待亲兄弟一样，招待那些过路的八路军同志們。

妇女小队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路军来到太平庄，穷苦的人們得到了解放，杜蓮英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她忙着烧水做飯。这时，工作队的干部来找她了，要她当干部。她不知啥叫干部，不敢当，工作队的同志就給她解释說：“当干部就是为大伙办事，帮自己軍队工作。”她听了馬上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她說：“那行！只要你們看我行，我就干！我是个大脚，能跑腿，这个信，叫个人快！俩孩子也大了，沒拖累，黑天白日都能

跑！”从此，她就做了村里妇女小队长。

她这个小队长担负的任务可不轻，做军鞋、站岗放哨查路条，什么都管。杜莲英整天忙个不停，一会儿东家，一会儿西家，一会儿拿着鞋面布，一会儿抱着一捆鞋，一会儿村东头查岗，一会儿村西头放哨，干得那个欢啊，杜莲英这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妇女，算是真正得到了解放。

为了把军鞋做好，杜莲英这家说，那家讲。她对穷姊妹们说：“咱们军队天天跑路打仗，又翻山又过岭，不能让他们光脚板去打反动派，咱们得把鞋往结实处做！”

村里那些富农分子看她工作认真，就暗里使坏给她制造困难，派他们做的军鞋他们不做，做了的也不合格，他们说：“就给她糊弄，看这个娘们能踢腾几下！”

杜莲英今天腰板可直了，不怕他们了。她严格检查，不合格的都得返工，而且对富农实行按人按户派活，谁不做也不行，那些富农对杜莲英恨得咬牙切齿。工作组干部表扬她工作认真，她却说：“八路军为咱穷人爬雪山、吃皮带，受那么多苦，我干这点跑腿事，算个啥！”

就这样，杜莲英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正在她越干越欢的时候，上级通知，部队要暂时转移。她非常难过，但当她明白了转移是为了更好地打国民党反动派时，她坚定地說：“我家有老有小拖累着不能跟你们一块走。我等你们回来，你们回来了我还干！你们可快点回来啊！”

她含着眼泪把部队送出村。

运 布

八路军一走，太平庄又成了几户财主的天下。国民党军队进了村，他们猖狂地站在村里叫：“哈哈，穷小子们，你们还有今天呐！”他们和国民党军队勾结一起，绑人杀人，放火抢东西，反革命气焰又一时嚣张起来。但是全村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把杜莲英掩护起来，怀念着八路军。后来听说我军冬天缺少棉衣，村里人便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暗中往海陀山八路军根据地运布匹。杜莲英丈夫徐连祥也赶着小毛驴一趟一趟地往山上运布。

有一天，徐连祥告诉杜莲英，村里的布匹运光了，敌人卡得紧，弄不来布给咱军队运了。

这个消息使杜莲英着急了，她好象已经看到同志们穿不上棉衣在挨冻。她想：“说什么也不能让咱子弟兵挨冻，得想法给他们弄布去！”于是她便和另外两个妇女商量好，到北京运布去。

国民党处在崩溃前夕，加紧了白色恐怖。北京前门车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过往旅客都要受到搜查，不少人遭到拳打脚踢，还有的被绳捆锁铐地带走了。她们三人也遭到从头到脚的严格搜查。看到这种情形，他们心里抽了一口冷气，他们想，买了布怎么运回去呢？这时杜莲英悄悄地对两位同伴说：“既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去，先去买了布再说。”

三个人买了三匹窄幅布，住在小店里，趁没人的时候，一人一匹把布贴身裹在腰上，衣衫一遮，隐藏得很好。他们

第一次就这样平安地把布运回来了。

运了一次，心里就有了底，接着再来。从此她们就起五更、走半夜地干起来。在那拥挤的车厢里，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宪兵们不断地叫骂着，她们随时都有被识破逮捕的危险，可是她们顾不了这些，为了运布，她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劳累，三天一趟，不间断地来回运。在车厢里宪兵用皮靴把杜莲英的腿都踢肿了，可是她一声不吭，她想，只要布能运回去，挨打挨骂我都能挺过去。她们开始是带一匹布，后来带两匹，三匹。腰间裹不了，就缝成裤子套，套在裤子里面。这样干了二十多天，运回了六十多匹布。

有一次，她们夜里十二点下了火车，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们带着布摸黑往家走。走了一段，突然发觉后面有人跟踪，他们快走了一段路，还是能听见后面跟踪的脚步声。三个人发了慌，怎么办？不能再顺大路走了，杜莲英拉着伙伴们跳进一道小沟朝东走一段，钻进一个小树林子里去。两个跟踪的人找不到她们了，就在附近来回找，找了半个钟头，没有找到，才骂着返回康庄。她们这才脱险回到家。

过了两天，杜莲英家就遭到了搜查。但是布都早已运到山上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村里一个富农向敌人告发了她。从此她就被敌人死死地盯住。

布不能运了，杜莲英暂时又被关在家里了。但是她那颗心，早已飞到根据地，飞到八路军那里去了，这是敌人限制不了的。她想着：八路军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

(三) 挺起胸膛向前走

入 党

烏云遮不住太阳，反动派寿命不会长；一九四八年十月，太平庄终于又获得了解放。

杜蓮英欢天喜地迎接解放軍，高高兴兴地重新参加了工作。

进村工作队有个姓韓的女同志，是个当童养媳出身的共产党员，常常和杜蓮英在一起。两人象亲姐妹似的，杜蓮英从她那里懂得了党为什么救穷人，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怎样能够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許多革命道理。这时候杜蓮英的心里更亮堂了，革命劲头更足了。她对韓同志說：“我要是能入党，保証不半路退坡，一定要革命到底，永远为人民服务。”

土改时，杜蓮英当上了村妇联主任，領着妇女們斗爭富农（她們村里只有六戶富农，沒有地主）。她給妇女們讲，“咱們要坚决，不要有顾虑，也不要讲情面，过去咱們受苦受穷，都是让他們剝削的，今天共产党領導咱們土地改革鬧翻身，就是要把地主、富农剝削咱們的土地給咱們改回来。”

在运动中，杜蓮英階級觉悟进一步提高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杜蓮英工作更积极了。

拉犁、打井

可是当时社会上那些旧的传统习惯和轻视妇女的思想，还很严重。

不少人认为妇女只能做饭哄孩子，其他的事都不能干。有的妇女参加工作或下地干活，却都受到嘲笑。这些习惯势力严重地阻碍着妇女获得彻底解放。

看到这些，杜莲英心里想：“妇女不能老叫人家瞧不起，咱得争口气改变人们的看法。”从那以后，凡是那些老脑筋的人说妇女不能干的事，她偏偏都要组织妇女干！

一九五一年九月，上级号召在上冻以前，把土地翻耕一遍以争取来年丰收。村里当时牲口少，光靠牲口来耕，上冻前地翻不完。这时上级拨给这村三架七寸步犁。大伙提出要“人拉犁顶毛驴，争取立冬前把地耕完”。杜莲英说：“三套步犁，给我们妇女一套！”

男人们都认为她说大话：“你们妇女能拉动犁？”

“只要卖力气，谁都能拉动！”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于是她召开了妇女会，动员妇女参加拉犁。她说：“男的能拉，咱们妇女就能拉，不能老让那些老封建总是眯着眼瞧咱们。再说，秋耕任务也有妇女一份，不能都靠男人，咱们去拉一壟，就能少一壟。”

听她一说，很多妇女都报了名。她从中挑了五个年轻的，加上她，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妇女套。

可是，她们去犁地的时候，谁家的地也不让她们犁。都

說：“我們不要婦女這一套！”

杜蓮英听了这些不但沒泄气，反而劲头更足了，她鼓勵大家說：“人家怕咱們把地犁坏了，咱們就先犁自己家的地，讓他們看看。地犁好了，就自然有人叫咱們去犁了！”

婦女套开始犁地了，很多人来看熱鬧。这六个妇女一个个头上包着白手巾，把鞋袜一脫，褲脚一卷，就干起来。开始拉，你松我紧，乱跑乱顛，拉不好，引得地边看熱鬧的人哈哈大笑。万事开头难，她們在嘲笑声中，坚持干下去，慢慢拉順当了，看笑話的人沒什么可笑了，一个个只得溜走了。

这六个人擰成一股劲，拼着命干，終于把地犁好了。她們犁的地無論从速度和质量上来看，都不比別人差。以后就有人要求：“叫婦女套給我們犁地吧！”

她們一連犁了半个多月地，和男人套一共耕地二百多亩，提前完成了秋耕任务。接着又去支援外村秋耕。

旧思想、旧传统，不是一次就能够完全打破的。紧接着一九五二年春天，四十多天沒下雨，全村要打十二眼井浇地抗旱。杜蓮英动员妇女积极参加这个打井运动，一些老年人听说妇女来打井，就出来阻拦了：

“你們妇女可不能来打井啊！你們一来，井都打不出水了，可咋办！”

“将来新井打出水来，三天之內不准妇女上井台，你們要是去了，就把井給扑了，水就干了！”

一些干部也附和这些說法，不同意妇女参加打井。

杜蓮英听他們这么說，便笑呵呵地解释說：“这都是老

封建迷信，你們還信這個？要不咱們今天試試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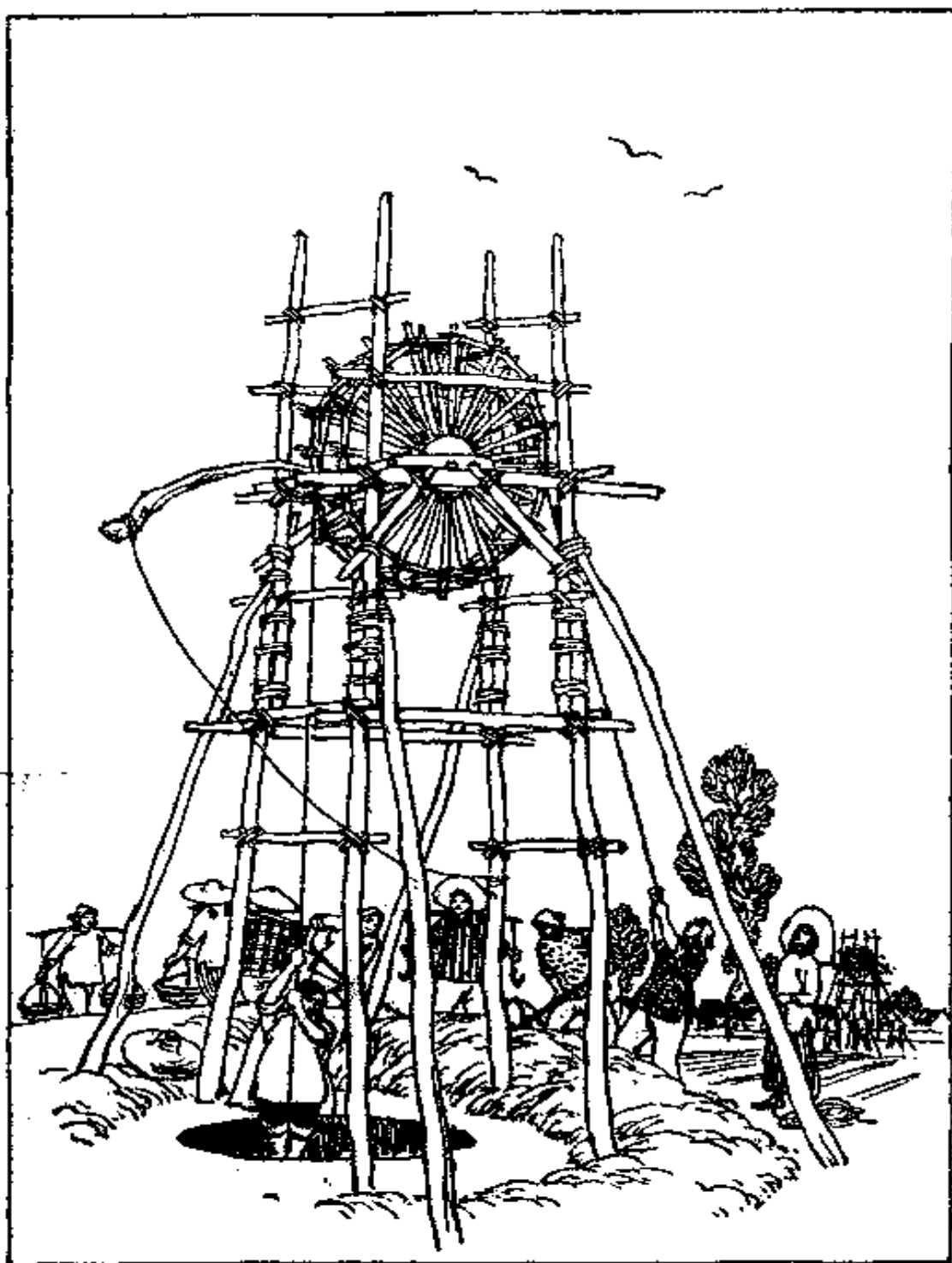
一個村干部吓唬杜蓮英說：“這婦女打井不出水，也不是咱們一個村，方圓幾百里都興這個規矩，你怎麼偏不從呢？你們要來打井，打不出水，誰負責？”

杜蓮英心想：這套歧視婦女的老規矩得興到什麼時候算一站？今天咱非要破破這個例。便說：“你們怕我們打了井不出水，那好，我們婦女單打一戰！倒要看看它出水不出水！”

反對的人沒話說了。杜蓮英挑選了十幾個年輕的婦女，組織了個婦女打井隊。

打井是一個又苦又重的活兒，婦女來打，困難確實很多。可這十幾個婦女，心裡都憋着一口氣，她們決心破除封建老規矩，為婦女爭口氣，什麼苦什麼累，她們全不放在眼下。

井打到三丈多深，井下出水了，她們高興極了。可是出了水，就得有人下井站在水裡挖泥。這時只見杜蓮英毫不猶豫地把鞋襪一脫，麻袋片往身上一披說：“我先下去！”說着就讓大家用滑車把她系下去了。井底下的水已經到大腿深了，涼得鑽心，下去一會兒，杜蓮英就凍得嘴唇發紫，腿發抖，可是她咬着牙，一聲不吭，一鍬一鍬往筐裡挖泥。上面的人怕她凍壞，催她上來，她却堅持干下去，一筐，兩筐……一直干了一個多鐘頭，挖了四十多筐泥才上來。杜蓮英上來時，渾身都是泥，成了個泥人。人們趕緊過來問她冷不冷，她却笑着对大家說：“咱們的井出水了，看那些封建迷信



老脑筋們說什么？”

妇女打井出水的消息，立时传遍全村，中午下工回家吃饭，人們看見村口黑板报上写着斗大的字：“妇女打井出水了！”

妇女們都高高兴兴，揚眉吐气。那些信奉老規矩的人也自言自語地說：“咳！現在啥新鮮事都会有，她們真打出水来了！还是共产党行。”

杜蓮英帶領妇女打井出水，破除了封建迷信的事，传得全县都知道了，其他地方妇女，也学习她們参加打井了。七月份，县里召开劳模大会，杜蓮英出席大会并且在大会上发了言，她一登上讲台，就高声地說：“有些人小瞧我們妇女，說我們打井不出水，可是現在我們打出水来了！”几句话說得台下几千人都高兴地大笑起来，一个个都热烈地为她們的胜利鼓掌。接着她又說：“凡是說妇女不能干的事，我們就非干干不行。我看呀，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有决心，有干劲，天下沒有办不到的事！”

办 社

一九五〇年，杜蓮英串联了十二戶人家，組織起了一个互助組。那时候，村里階級分化的情况很严重。几家富农和富裕中农雇长工找短工，买车又买馬，漸漸又走上剝削人的道儿上去了。同时，有些孩子多、劳力少的人家光景又过不下去了，他們靠卖地，扛长活或打短工来維持眼前生活。这时作了党支部宣传委員的杜蓮英，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

不安。她納悶，莫非窮哥兒們又有人要重過舊社會那種光景了？將來還要有賣兒賣女、逃荒要飯的？可又一想，不能，黨是領導我們走共產主義的，是讓大家都過沒壓迫沒剝削的幸福日子的。但是，眼前問題怎麼辦？於是，她決定先去問問黨。

正好這時組織上通知她上縣里開會。這個會是討論組織互助合作、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他們學習了毛主席的文章《組織起來》，毛主席號召農民走互助合作集體化道路。這是使農民擺脫貧困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杜蓮英的心一下子豁亮了，毛主席的話都說到她心裡去了，她要照毛主席說的去辦。她跑去找縣長，要求辦互助組。縣長支持了她。回去以後，她就組織了一個臨時互助組，第二年轉入常年互助組。在她的領導下，他們組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連續三年被評為全縣模範互助組，杜蓮英在組里勞動好，工作好，也連續被評為縣、專區和省（延慶縣原屬河北省）的勞動模範。

杜蓮英當了勞動模範以後，先後到過宣化、張家口、保定、天津等地參觀訪問。這些活動開闊了她的眼界，外地一些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跡，給了她極大的教育和鼓舞。一九五四年在宣化開專區勞模大會時，她看到了王國藩建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圖片展覽，又聽到領導同志講，許多地方都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了，她心裡很激動。她想應該趕緊組織合作社。她回憶在天津參觀紡織廠的時候，看到工人老大哥都是一塊干活，使用機器一下子就生產出那麼多的東西，真

叫人羨慕。还是大伙一块干力量大。她还想，如果农村也能集体劳动，使用机器，将来就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和棉花，她心里急切盼望回家乡組織合作社。

回到县里，县里正在研究全县試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准备先試办四个，开出四朵大紅花，然后再逐步推广，遍地开花。县长看到杜蓮英便問：“老杜！你們那儿能开一朵花嗎？”

杜蓮英满怀信心地回答說：“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咱保証能开！我們一定努力把这朵花开得又大又鮮艳，絕对不让它半路蔫了！”

杜蓮英高高兴兴跑回村里，先在自己互助組內串联建社，又向全村人宣传。当时有八戶积极报了名，其余四戶說：“你們先走着，我們看看再說。”别的单干戶也不想入。

杜蓮英沒想到只有八戶願办社。这八戶共二十八口人，十个男劳力，一百五十一亩地，四头牲口。当时，除了她和賀富存两家，其余六戶都是缺粮戶。正是青黃不接的时候，这社可怎么办呢？

杜蓮英正在着急，外面的风言风語又传开了：

“办什么社，这不是瞎胡鬧！一家哥儿們几个还团不到一块去，还有分家的，这个不沾亲带故的七姓八家，就能团到一块堆儿了？”

“几輩子还没听說过有什么社，一个妇道人家懂个啥？她要弄起个穷摊子，就整天去看打架吧！”

“她們那几家，吃的都沒有，还办社呢，办起来，也得餓

散了！”

有些好心人也跑来劝她了：“老杜啊！你们家不愁吃不愁穿的，你来闹腾这个干啥！这不是自找麻烦？”

杜莲英原来对办社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现在困难这么多，使她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不过，她办社的决心没有动摇，她对来劝她的人解释说：“我要只顾住自己就不管大伙了，那算啥党员？过去受的那些苦，我可忘不了！今天毛主席让咱们走合作化这条道儿，是挖穷根栽富根的道儿，我咋能不走！”

杜莲英跑到区里把这些情况向区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听了她的汇报，把介绍王国藩“穷棒子社”的报纸拿出来给杜莲英讲，还鼓励她说：“人家王国藩穷得只有三条驴腿，都能坚持把社办起来，你们条件比人家的好，还能办不起来？”

一提王国藩，就给杜莲英增添了一身劲，她又想到自己看过的“穷棒子社”图片展览和从宣化回来时向县长所做的保证。心里好象一下子有了谱，就对区委书记表示了信心，她说：“王国藩把三条驴腿拼搭拼搭就坚决把社办起来了，我们也一定努力把社办成！”

她回村去，把报名入社的八户人家找到一块，先介绍了王国藩的“穷棒子社”，随后说：“咱们这一摊，也是穷的碰穷的，办社难处很多。可是，这是走社会主义呀，走社会主义，就不能象吃个肉包子那样容易，就会遇到困难。外面有人七嘴八舌地说咱们的风凉话，咱堵不住人家的嘴，就让人家说

去，只要咱們有个主心骨，能爭这口气，坚持把社办起来，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农业社这朵大紅花，就一定能开放！”

她这么一說，社員們情緒都很高，紛紛表示要把社办好。当时大伙儿就选杜蓮英当了社长，又推举了會計。县里也派来了干部，帮他們訂了社章，这个社就办起来了。

社成立后，具体的困难一个接一个来了。首先，六戶社員沒吃的怎么办？有的社員說，先向政府要一点，秋后还。有的說先領一点救济款。

杜蓮英說：“咱們不能一上来就向政府伸手。咱們政府也沒种南北壩，再說，台湾还没解放，存的公粮还要支援厂矿里的工人老大哥，咱們不能要。現在我家还有几斗粮食，大家先匀着吃。咱們都是社里的人了，就都是一家的，不能我吃着，你們看着。有东西大家一块堆儿用，缺东西就一起去掙，人多困难就好克服，这就是咱們合作社的优越性嘛！”

杜蓮英把家里仅有的几斗粮食，供給了缺粮戶。然后，动员了全社八个妇女下地干活，騰出两个男劳力出外搞副业。搞副业的收入买了粮食，解决了全社吃粮問題。

村里人看到这几戶把社办起来了，沒有被餓散，都很惊奇。有些富裕中农心里不自在了，他們怕社办好了，将来加入的人多起来后，就沒法再做小买卖、雇长工发财致富了。于是他們又給社泼起冷水来，“瞧着吧，踢騰不了几天，长不了！”

“自个干自个的多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歇，都随自己的便。社里把人都捆得紧紧的，沒个自由，誰去入社受那

个罪？”还有的說：“这合作‘化’三两年化不开，叫他們先走吧，咱們在外面还要享两天清福呢。”

杜蓮英和社員們听到这些話，在棒子地里，一边薅草，一边就討論开了：“他們越說坏話，咱們就越得好好干，秋后来个好收成，堵住他們的嘴！”

“对！咱們蒸不了饅头，也要争出一口气来，不能讓他們把咱們看扁了！”

“咱們的活茬儿，样样得做在单干戶的前头，显出咱集体的优越性儿。”

杜蓮英看到大家情緒这么高，心里高兴身上也添了劲，她說：“咱們是得把社办好争这口气，不能半路散了伙，叫富农和坏分子看笑話，給党丢臉。办社、走社会主义也是革命，咱們先走一步的人，都是扛紅旗的，紅旗扛稳就能把社外的人都‘化’进来！”

越說越熱鬧，越干劲越足，人們歇都不顾歇了，薅草的活原来定三天，两天半就干完了。

杜蓮英領着社員起早貪黑地干。八戶人家住得很分散，她一早起来就村东跑村西叫一遍，很快集合齐，就下地了。单干戶到地里，他們已經干一歇了。晚上太阳落山他們才回去。吃完饭，大家又集合在杜蓮英家西屋（社里沒有办公室，当时就在杜蓮英家記工、算帳），炕上坐一炕人，會計趴在板柜上記工，杜蓮英坐在炕沿上，一边給社里的单身汉补衣服、补袜子，一边和大家討論工作，討論农活……。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社里的棒子长得又粗又壮。

秋收的时候，棒子都长得一尺多长。这时，有些单干户也佩服了，“咳！社里的庄稼不赖！”那些富裕中农却还不服气地说：“你等着看他们分粮时打架吧！”

到了分粮那一天，八户社员全家老小都高高兴兴地来到场院里。村里许多人来看热闹，那些平常说社里风凉话的人也来了，他们一面走一面说：“非分骨碌不可。咱们去瞧瞧他们怎么打架，也好拉拉架呀！”不一会儿许多人就把个场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分粮开始了。会计高声念着核实后的全社产量数字，全社二十八口人打的粮食平均每人四百五十五斤，土豆、白薯平均每人二千四百六十二斤。这么一念，把那些看热闹的人吓了一跳。接着分配开始了，杜莲英掌秤，小孩张着口袋，妇女们端着簸箕，男人们扛粮食，欢欢喜喜，一会就把粮食分了。社员们互相帮着背，帮着扛。看热闹的人有的看傻了，有的人羡慕地直点头。现在没有人说风凉话了，相反的却有許多人爭着搶着問杜蓮英：“你們秋后扩社不？”也有的人干脆上来帮社员扛粮食。

到了晚上，杜莲英家人来人往象娶媳妇办喜事一样。社员们有的高兴得饭都不吃，来和社长拉话，没入社的接连不断地来打听，秋后能不能吸收他们入社。直到深夜，老杜家还是笑声朗朗。

第二天，区里奖给他们一面大红旗。杜莲英把红旗扛了回来，插在村中心的小庙房顶上，全村人从四面八方涌到十字路口，和社员们一起庆贺农业社丰收。社员们欢呼

着：“农业社紅花开放了！”“合作化紅旗飘起来了！”“老杜！咱們胜利了！”那些单干戶們也紛紛喊着：“老杜！我申請入社！”“我也报名加入了！”“我也跟你們社走！”

抗 灾

一九五八年，康庄人民公社成立，杜蓮英离开太平庄，到公社做妇联主任等工作。她当了脫产干部以后，工作一直积极努力，連續出席了延庆县群英会、北京市群英会、北京市妇女“三八”紅旗手大会等會議。

一九六一年七月，公社党委决定調杜蓮英回太平庄做党支部書記。

杜蓮英一到家就急急忙忙跑到地里去了。眼前三十多天沒下雨，地干得裂了縫。她决心領着社員們战胜灾荒，闖过难关。接着她就开始計劃起明天的工作了。

第二天，召开了支部会，討論抗旱工作。会上，有些人认为，这么严重的灾，靠人力沒办法。还有些人不想当干部了，杜蓮英就跟大家說：“眼前困难是大，可咱們不想干了。村里工作叫誰来干？还叫那些富农們来干？他們倒想干，咱們可得想想，能不能把刀把子交到他們手里？咱們要被眼前这点困难吓住，还叫啥党员？”她又說：“常常說，党员是无产階級先鋒队员，要在各項工作中打头干，今天咱們大家就得擰成一股劲，領着社員們战胜天灾，克服困难，把太平庄的生产搞上去！”

支部会把党员的劲头鼓起来了，决定发动群众起来抗

旱，搶救庄稼。

接着，召开了全村大会，动员抗旱。杜蓮英对社員們說：“解放前遭灾咱們卖儿卖女，而今有了党的领导，連續几年遭灾，全村也沒有一个逃荒要飯的，大家有吃有喝。可咱們能光等着国家救济嗎？咱們邻村也遭了灾，人家能抗旱救灾，咱們为什么不能！这抗旱得靠大伙，只要大伙动起来，抗旱斗争就能取得胜利。”經她这么一說，人們的劲起来了。

杜蓮英回到家又开了家庭会，她从解放前家里受的苦，一直說到解放后过的好日子。她还說：“咱們是翻身戶，不能好了疤子忘了疼。咱家劳力多又是干部家屬，可得带头干。”

第二天一大早，丈夫、儿子、儿媳妇和她，一家四个劳动力全下了地。等社員們到地里来的时候，她們已經干了一小歇了。薅草、鋤地、担水、浇土豆、撒粪不管什么活，人們都看見杜蓮英跑在头里。

社員們說：“老杜在外面当了几年干部，現在一回来就下地干活，人家图个啥？还不是为了咱們大家。咱們可得听她的話好好干呀！”

杜蓮英把抗旱救灾这面大旗高高举起来了，它吸引着社員們投入抗旱的斗争。社員出勤的人数越来越多。棒子地里的荒草不見了，鉄板一样的土地松动了，快渴死的土豆飲到了清水。眼看着棒子叶开始变綠了，土豆秧泛青了，社員們脸上出現了笑容……

抗旱斗争縮小了灾情，秋收粮食比上一年多打了四分

之一。

一九六二年，杜蓮英向社員們提出，要苦戰一年，爭取秋季丰收，改變太平庄常年缺糧的面貌，干部社員都加勁干。可是剛到立夏，缺糧情況又嚴重起來，社員生產情緒又受到了影響。上級知道了這個情況，撥來七千斤救濟糧。這使杜蓮英心里很激動，黨和政府對人民生活的關懷使她又想起一九三六年村里遭澇災的情況，那時人被餓死的餓死，出外逃荒的逃荒。有誰來管呢？老財們囤着大批糧食，賣高價發大財。今天呢？黨和國家在全國連續遭災的情況下還想盡辦法來救濟我們，黨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海深呀！想到這里，心里又有一種負疚的感覺了。在這困難時期，自己領導的生產隊不但不能多打糧食，支援國家，還得讓國家給我們弄糧食來，這真是說不過去。自己一定得好好工作，帶領社員搞好生產，爭取今年糧食丰收，秋後賣余糧給國家。

杜蓮英把自己的想法向干部們說了後，大家也都說不能白吃國家的救濟糧，一定要搞好生產，爭取秋季丰收。

社員們的干劲越來越大，人心越來越齊，生產越搞越好。一九六二年秋收，糧食比一九六〇年增產了一倍多，抗災工作取得了勝利。太平庄多少年來第一次向國家交售了一萬多斤余糧。

在階級鬥爭的陣地上

一九六二年春天，一場更嚴重的考驗擺在杜蓮英面前，——正在她領導着社員戰勝災荒、大搞生產的時候，一

股資本主义的歪风吹进了太平庄。

杜蓮英刚从县里学习了巩固集体經濟、发展集体生产的指示回来，这个会开得她欢欣鼓舞。一路上她盘算着今后的工作，車子騎得飞快。她的心早飞到离开十多天的太平庄去了。

可是，刚一到村口，她心里那股热劲就被当头泼来一盆冷水。几个社員告訴她，村里好些人都去搞小开荒，在这春耕播种生产大忙的时候把集体生产撂下不管了。

这不就是县委书记說的“資本主义自发势力”嗎？七八年的集体生产道路，不是容易走过来的呀！难道又要走回到单干的老路上去？不能，绝对不能！

回到村里，老杜一头就扎在贫下中农和干部堆里去了解情况。当她搞清楚这股歪风是几个富农煽动起来的时候，她立刻警惕起来了。她想：为什么富农們在这农忙的时候煽动人們去开荒？为什么富农分子刘庭喜平常干活磨洋工，这时劲头就上来了？这不明摆着是要搞垮集体經濟嗎？这不就是阶级斗争嗎！老杜的心里豁然明亮了。她想，富农搞开荒是想搞垮社会主义，社員們跟着搞是一时糊涂，受了富农的煽动，不能一样对待。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向这股資本主义歪风进行斗争，把集体經濟巩固起来，粉碎資本主义的进攻！杜蓮英坚决地卡住那些富农坏分子，监督他們参加集体生产，不許他們乱說乱动！

富农分子刘庭喜偷拉了社里的牲口去耕自己的开荒地，扔下社里的地不管，她气愤地說：“大家瞧瞧，富农分子

財迷心竅，就想着多弄糧食將來去搞黑市呢！這真是無法無天，非沒收他的地不行！”隊委會堅決沒收了富農分子劉庭喜的四畝地，一下子就把富農分子的氣焰打下去了，別的富農也不敢公開那麼猖狂了。

對待社員，杜蓮英則是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擺事實，講道理，使社員認清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

她反復地啟發社員：“咱們都想想，是誰解放了咱們，保衛着咱們？咱們吃的鹽，穿的布，用的鍋碗瓢盆都是哪兒來的？沒有解放軍解放咱們，保衛咱們，咱們現在還得過苦日子，沒有工人老大哥給咱生產農具、生活用品，咱們也不行。可他們吃的糧食打哪兒來？如果咱們扔下集體去搞小開荒，集體的糧食打不上，咱國家還能富強嗎？咱們可得跟劉庭喜他們劃清界限，他們是想自個兒發財，將來好再來剝削、壓迫咱們哩！咱們可是要走大伙都富裕的路，大家想想可不能跟着他們跑呀！”

從此，社里的土地上又活躍起來了。上千畝土地都及時地播下了種子，社員思想里集體主義的根子也扎得更深了。

不久，她兒子告訴她，有人說她怪話了，“說什麼‘她這還不是為着顯擺自己當模範爭花戴！’‘支書嘛，積極人！’”

她問兒子：“這些話是誰放出來的？”兒子說：“管他誰說的，反正有人這麼說！”杜蓮英一聽這話可不對，就忙着說：“那也得看是什麼人！我常對你說，咱們心里得有個界限，可你心里總是少這個界限！”

在杜蓮英的心中，從小到現在一直有個鉄打的界限，她

知道地主、富农到啥时候也不会跟咱贫下中农一条心，对他们，时时刻刻都得有个警惕，他们要乱说乱动，就得跟他们斗！正是有了这个界限，她才一直站得稳，立得正，才能领导社员群众，一步一步向前走。

又有一次，社员们都下地干活了。二队生产队长张凤五到富农刘庭喜家派活，叫他去斫地，刘庭喜装腿疼不出工。队长知道他是装病，就说：“给你毛驴骑，你能下地不能？”这家伙一听撒起野来，追出门来大叫大嚷：“张凤五，今天我就是不去，你瞧着办吧！你爱上哪儿告我就上哪儿告我去！”

杜莲英刚走出家门要下地，听见富农分子这些恶言恶语，心里的怒火顿时燃烧起来，心想：你这个富农分子，还敢这么厉害，还想象早先那样欺负咱穷人，不是时候了！气得她大喝一声：“刘庭喜！”刘庭喜一听就蔫下头，不敢闹了。

杜莲英大步走过去，严厉地质问他：“你想干什么？凭什么你这么厉害？给你毛驴骑你还不去，你是想叫社员拿轿子来抬你去？你抖什么威风？你以为现在还是你们的天下吗？”

支书的一席话打下了富农分子的威风，给社员们撑了腰出了气，围着看的人个个拍手称快，富农灰溜溜地低着头，钻回屋里去了。杜莲英这时对大家说：“咱们不能跟他们讲情面，他过去剥削咱们，压迫咱们，今天，就只许可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社员们齐声应道：“好！”

也是这年初夏，上级拨下救济粮的时候，富农们家里明明有粮食吃，也来加一把火。闹得最兇的又是那个刘庭喜，



左一次右一次地找干部鬧缺粮。有些干部就向杜蓮英說：“給他一点吧！”杜蓮英一听就生气了，給他粮食？那可不行！她說：“补粮也得看給什么人，富农是假哭穷，趁机搗乱，凭什麼照顾他們？咱們可要提高警惕啊！”

一九六三年春，队里号召社員向社里交售炕坯肥，富农分子李俊在坯粪下面掺黄土卖給队里，杜蓮英发现后說：“不老实的傢伙，咱們得开会跟他說理斗争！”有的人还讲情面，說：“算了吧，支书，給他折了价就算了！”杜蓮英坚决不同意，她說：“折价事小，咱們得让大家認識認識富农們都是些啥坏思想！”

后来又查出这个富农分子解放后和他父亲一块造了变天帐，誰家分了他的地，分了他的东西，都記了个一清二楚，盼着蔣介石回来，反攻倒算报仇呢！杜蓮英領導着社員群众，对他进行了說理斗争，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社員。

这就是杜蓮英常說的那条阶级界限，無論說什么話，做什么事，处理什么問題，她都分毫不差地掌握着这条界限。

杜蓮英对富农分子这样冷若冰霜，对貧下中农却象一盆火似的。貧农刘庭富病了，杜蓮英亲自套車把他送到县医院去，过后还三天一趟五天一回地跑去看他，一直到他的病完全治好。

党员张凤山在县里开会，他閨女突然在夜里得了急病，吓得他老婆沒了主意。正在这时候，杜蓮英赶来了，她派人去請来了医生，对医生說：“她爹开会去了，您无论如何也得把她救过来。”医生深受感动。杜蓮英为了照顾这孩子，整

整一夜沒合眼，熬湯煎藥，端飯餵水，最後把孩子搶救過來了。等張鳳山回來，孩子已完全好了，他拉着杜蓮英的手說：“老杜，咱可真是個階級的呀！”

杜蓮英真摯的階級感情感動過很多人，可杜蓮英卻說：“這算得了什麼？都不是別人，是咱一塊受過苦的階級弟兄啊，對這些人，你就是把心掏出來塞給他也不算多啊！”

一九六二年秋收後，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公布了，杜蓮英從公社學習回來，心裡想：“回去可得好好宣傳，讓人人都記住階級鬥爭，不能麻痹大意了。”

回到村里，她就組織社員學習公報。開始學習，有些人說：“階級在哪兒？人家富農還不是干活吃飯？”“現在都憑工分吃飯了，都一樣了，還講什麼地主富農的？”

杜蓮英聽到這些以後，就發動老貧農們揭發不法的地主富農分子這幾年的罪惡。當時就揭發出富農劉庭喜把土改時分給貧農王玉春的豬圈又霸占回去了；富農李俊，給隊里耩地，幾十畝地都沒出全苗，只得又補了個二茬，結果秋後少打了不少糧食；富農劉富茂過年聚眾賭博，把春節回來探親的工人路費都騙去了……。這些事實拿到社員中一擺，讓社員結合文件討論，大伙兒都大吃一驚，這不是階級鬥爭是什麼？人們都說：“以後可不敢麻痹大意了，得睜開眼睛好好看看，原來他們的賊心不死啊！”

從此，貧下中農們的階級覺悟提高了，整個村子出現了大談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風氣。人們還自動組織了監改小組，監督改造那些富農分子。過去不知道什麼是階級的青

年，現在都积极地参加了監改小組的工作。因为太平庄的階級教育搞得好，公社專門在他們这里召开了一次現場会。

人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干劲也大了，这年队里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秋天，太平庄获得了丰收，粮食产量比一九六〇年高出两倍半。向国家交售余粮三万斤。落后队的帽子不但彻底摘掉了，而且还被評为全公社二十六个生产大队中第一个五好大队，作为先进生产单位出席了县劳模大会。

当杜蓮英把五好队的奖状拿回村来的时候，人們围住他們敬爱的支书，激动地說：“老杜，你就带着我們往前走吧！有你和我們在一起，天大的困难我們也不怕！”

杜蓮英說：“这成績是咱大伙的，我离开了大伙能干出个啥？只要咱們大伙抱成一个团儿，坚决跟着党走，生产就能搞得更好。咱們可不能驕傲，比起先进单位咱們还差得远着呢！咱們得向大寨，向一渡河，向南韓继学习，赶上人家呀！”

（侯健整理 张白羽图）

[附录]

北京郊区“今昔对比”民歌选

一 解放前部分

苦 长 工

(一)

要想扛活，老少不要，
二三十岁，干活正好。
不歇晌午，摸黑起早，
二更喂骡，不能睡觉，
三更挑水，卖晌锄草。
得了疾病，东家不要，
赶出门外，饿死算了。

——昌平

(二)

出门破屋一把锁，进门冷灶一把火。
冬天穿的棉花套，夏天穿的破布条。

——朝阳

小长活

小长活，没法说。挣钱少，干活多。
喂猪看狗拦鸡窝，一天到晚闲不着！
吃的猪狗饭，干的牛马活；
受尽东家气，眼泪泡心窝！

——丰台

繳家^①活没法干

繳家的活没法干，一天两顿稀米飯，
萝卜叶子拿酱拌，要想使钱快滚蛋。

——朝阳

大恶霸 賈兴周

长工耕地到南头，
北头乐了賈兴周，
手摇翎扇迈方步，
不三不四罵不休。

气坏了长工王老六，
面对恶霸罵开口：
“手扶犁杖鞭打牛，
老子不干你吃个毬！”

① 繳家——朝阳区和平公社黄港村地主。

賈興周 大惡霸
逼得啞巴說了話：
“老狗老狗甭呲牙，
迟早給你一糞叉！”

——大興

佃农沒地种

佃农沒地种，种地是佃农！
地租好比千条绳，越勒越紧要人命。

佃戶餓断腸

佃戶一年忙，落个餓断腸；
粮食打下来，东家全收光。
借了閻王債，房地全滾光；
年卅儿来逼債，管你悲和伤。

一条破棉被

一条破棉被，三代盖它睡，
捂不住冰冷的腿，遮不严餓弯的背。
一家老少难入睡。
夜深就怕狗声吠，債主敲门揪心肺。
盖着这条被，
愁眉鎖，青筋堆。
流不干眼中泪，訴不尽心中悲。

糧食一上坊

糧食一上場，
穷人泪汪汪。
拿款逼租搜刮淨，
卖儿弃女去逃荒。

——房山

謀生无路歌

下 窑

来到石景山，入了花子班^①，
日本要苦力，穷人受了罪。

学 徒

大臭虫，閻老板，
徒工变成芦柴杆。

——朝阳

謀生无路

春熬硝，夏打草，
秋天捞魚冬天跑，
去年盼着今年好，

① 花子班——旧社会下煤窑的人生活非常苦，无吃少穿象花子一样。

今年还是破棉袄。

——大兴

挖 壕 歌

正月里呀是新年，
亲人骨肉不团圆，
鬼子要把据点安，安到峨眉山^①。
二月里呀是清明，
家家户户上坟塋，
鬼子修道最无情，硬把坟来平。
三月里呀桃花开，
户口册子分所排，
一保一甲写起来，家家挂门牌。
四月里呀草儿稠，
鬼子强迫去挖沟，
不论小孩或老头，一个不许留。
五月里呀树叶圆，
挖沟挖了一丈宽，
深下丈五出水泉，人泡水里边。
六月里呀太阳热，
挖沟百姓不得活，
一天累死七八个，鬼子笑呵呵！

^① 峨眉山——平谷县的一个村子。

七月里呀連阴天，
挖沟挖了多半年，
各庄小米都吃完，树叶拿来当飯餐。
八月里呀到大秋，
地里庄稼无人收，
舍了庄稼去挖沟，不去就杀头。
九月里呀秋风凉，
区里县里传大乡，
各村各戶歛杂粮，不給就清乡。
十月里呀到立冬，
人人都說挖不中，
鬼子听見直瞪眼，木棍皮鞭把人轰。
十一月里呀更难受，
东南西北都是沟，
六十里地到峪口^①，二里一炮楼。
十二月呀到大寒，
壕沟永远挖不完，
特务汉奸不耐煩，百姓受艰难。

——怀柔

禍 害 多

日本来了罰款罰跪，

① 峪口——平谷西北的一个镇。

“中央軍”來了抓兵上稅，
“伙會”來了翻箱倒櫃，
地主來了拿糧卷被。

狠打日本鬼

日本鬼，帶特務，
汽車路上走的熟；
遇見八路打埋伏，
打得鬼子直骨碌。
八路軍，開了槍，
日本鬼子遭了殃；
拋下步槍和機槍，
還有子彈箱。
特務們心害怕，
汽車溝里來回爬；
口里直叫洋爸爸，
“下回別來啦！”

保甲長

保甲長，不納糧，
大秤歪，大斗量；
吃喝嫖賭吸白面
抬手动脚把人傷。

狗 汉 奸

汉奸走狗吃人狠，
鬼子跟前舌头长；
迎门报信办坏事，
爱国人民遭灾殃。

鬧 斗 爭

小赵(任庄)①长工硬骨头，
增加工資鬧斗争。
联合七村穷兄弟，
齐心結伙干革命。
振臂高呼增工資，
举镰游行助威风。
两路纵队穿七村，
三家飯菜飽百人。
党群策謀通天地，
长工团结地富惊。
吓破地富老鼠胆，
“願增、願增、我願增。”

① 小赵任庄——昌平县大东流公社小赵任庄村。当时这个村十六名长工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資，地主富农不肯，因而以党支部为核心，联合了七个村的一百三十名长工，展开了振奋人心的增工資斗争。这个歌謠就是当时編的。

穷人翻身无他法，
齐心靠党要斗争。

——昌平

二 解放后部分

喜 翻 身

正月里来正月正，
华北来了救命星，
毛主席、朱总司令，
带领我们闹革命。
二月里来龙抬头，
人民解放得自由，
歹恶霸、歹地主，
官僚资本都没收。
三月里来桃花开，
劳动人民团结起来，
儿童团、妇女会，
翻身农民入协会。

——朝阳

迎 亲 人

地球当鼓月当锣，
全民唱起胜利歌；

迎接亲人解放军
穷人翻身幸福多。

——大兴

翻 身 謠

千年仇恨万年冤，
无处訴来无处伸，
如今有了共产党，
清算斗争把身翻。
打倒地主和恶霸，
土地牲口分给咱，
大缸红柜往家搬，
赤贫住上瓦房间。
儿童团打起霸王鞭，
锣鼓喧天闹得欢，
穷人翻身多高兴，
有房有地有吃穿。
救苦救难共产党，
领导咱们把身翻，
感谢敬爱的毛主席，
努力支前搞生产。

——昌平

送 新 軍

锣鼓响，歌声扬，

排成隊伍列成行，
一朵紅花掛胸前，
你去參軍多光榮。
母送子來妻送郎，
一送送到大路上，
不說長來不道短，
消滅了反動派再回家鄉。

換 工 歌

天也高、地也寬，
火紅的太陽照滿川；
翻身的農民快動員，
組織換工家家傳。
快動員，加緊干，
你和我來把工換，
車馬農具組織好，
家家土地早種完，
早種完啊，早種完，
大秋慶賀豐收年。

黃土變成金

十人單干十條心，
一盤散沙不齊心，
今日合作一條心，

黃土也能變成金。

公社成立不尋常

鑼鼓喧天鞭炮响，
公社成立不尋常，
家家戶戶貼喜字，
紅旗插遍滿城鄉。
標語滿街畫滿牆，
人人都把歌來唱，
齊唱人民公社好，
萬眾歡呼共產黨。

人民公社是金橋

單干好比獨木橋，
走一步來搖三搖；
互助組象石板橋，
風吹雨打不堅牢；
合作社鉄橋雖然好，
人多車稠擠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橋，
通向幸福路一條。

自己掌權定年景

從前靠天定收成，

旱旱涝涝把人坑，
如今修渠打电井，
自己掌权定年景。

丫头开了拖拉机

老头今天笑嘻嘻，
老婆乐得把眼眯，
到底为了什么事？
他说俺丫头开了拖拉机。

——昌平

备 耕

太阳出来彩霞红，
公社男女齐出动，
精神焕发干劲足，
人强马壮忙备耕。
姑娘忙着搞积肥，
小伙子赶车把粪送，
大娘大婶拣豆种，
叔叔大爷把墒平。
人馬遍野鞭声响，
歌声笑语迎春风，
备耕活儿全做好，
誓夺今年好收成。

找 肥 源

爱国多增产，
大家找肥源，
街道勤打扫，
猪圈要常垫，
炉灰也有用，
坑泥能肥田，
夏天压绿肥，
拾粪不间断，
大家多注意，
到处有肥源。

抗 旱 播 种

清明已过谷雨到，
春耕播种最重要，
要想跃进大丰产，
抗旱播种头一条。
等待思想不能要，
抗旱抢种最牢靠，
你给沟来我播种，
一齐动员把水浇。
不靠地来不靠天，
抗旱抢种要当先，

早种早收多打粮，
跨过黄河赶长江。

澆 麦 歌 謠

单干种麦难丰收，
担水浇地汗水流，
一天浇上半亩田，
累得浑身酸溜溜。
互助组浇麦讲互助，
轱辘绞水入田头，
一天虽浇几亩田，
地多人少也发愁。
合作社浇麦力量大，
马拉水车把水抽，
一天能浇几十亩，
集体劳动干劲足。
公社粮食大丰收，
电井抽水水自流，
一天能浇几百亩，
社员心里乐悠悠。

收 麦 忙

太阳出来照四方，
人民公社麦收忙。

今年小麦长得好，
金黄麦穗长又长。
南风吹来麦梢黄，
咱队小麦登了场。
防火防盗又防雨，
快收快打快入仓。
割麦收麦要干净，
颗粒还家万担粮。

幸 福 歌

谷 田

锦绣山河珍珠满，
千顷谷田金浪翻，
汗水灌得籽粒饱，
公社普庆丰收年。

果 园

新栽果树绿遍山，
甜杏蜜桃枝枝满，
苹果雪梨秋来熟，
收果人儿歌满园。

羊 群

高高山上接绿川，

山上牧草接蓝天，
一曲牧歌鞭儿响，
满山遍野银点点。

鴨 鵝

鴨成群，鵝成幫，
一声口哨滿池塘，
牧鵝姑娘歌声响，
笑脸映在水中央。

魚 池

道道河，連池塘，
群群魚船出村庄，
日出載去滿船歌，
傍晚归来魚滿仓。

歌 声

人民公社幸福长，
幸福歌儿不断腔，
字字贊美公社好，
声声歌頌共产党。

——延安

忆苦思甜歌

紡織姑娘无衣裳，

編葦席的睡土炕，
泥瓦砖匠住草房，
当奶媽的卖儿郎。
庄戶人家也一样，
劳动一年餓肚腸，
吃糠嚙菜受尽苦，
飢寒交迫度时光。

新社会大变样，
穷人住上了新瓦房，
年年增产有余粮，
絨衣細布穿身上。
个个齐心搞生产，
保家卫国有武装，
幸福生活多亏誰？
毛主席呀共产党！

幸福莫忘共产党

饊饊甜，菜儿香，
圓桌面，亮光光，
我家老小团团坐，
奶奶吃飯把話讲：
“过去灾年不收粮，
树皮草根都吃光，

財主羔子关大門，
穷人逃荒奔四方。
如今同是灾荒年，
却比往年大变样，
全国人民有粮吃，
建設祖国有力量。
多亏恩人毛主席，
幸福莫忘共产党。”

——延庆

人民跟着共产党

天上月亮对太阳，
人民跟着共产党，
月借阳光才发亮，
有党生活才輝煌。

——昌平

党的恩情說不尽

天上星星数不尽，
地下泉水流不尽，
农民干劲使不尽，
群众智慧挖不尽，
公社好处写不尽，
党的恩情說不尽。

手举翻身印

手举翻身印，
时时要拿紧，
地主嘴甜心里狠，
总想夺回翻身印。

印把一定要把牢

地主有本变天帐，
我们有桩传家宝。
阶级敌人心不死，
印把一定要把牢。

